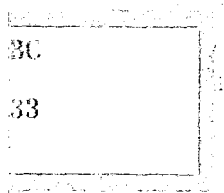


新文藝叢書之六

秧歌忠選集  
(三)

張庚編



東北書店印行

MG  
I233  
26

秧歌劇選集  
(三)

馬玉榜 等著  
張映奎

東北書店印行



3 2285 1439 8

目 錄

目 錄

序	張 庚	
打 義 井	一二〇師獨一旅四團馬玉榜張映奎作	（ 1 ）
減 租	慶陽三十里鋪黃潤作，柯夫採集	（ 1 0 ）
	附 錄：『減租』是怎樣創作的 柯 夫	（ 1 6 ）
小 放 牛	鎮原五區二鄉尙之光，王世俊改編，胡仁智 記錄	（ 1 9 ）
貨 郎 担	延安市橋鎮鄉秧歌隊著	（ 2 3 ）
小 姑 賢	延安市橋鎮鄉秧歌隊根據舊作改編	（ 3 0 ）
買 賣 婚 姻	延安市橋鎮鄉秧歌隊著	（ 4 6 ）
離 婚	米脂桃鎮八鄉艾福元，劉海生等集體創作	（ 5 5 ）
算 卦	慶陽黃 潤，黃家榮， 武仲山，武世榮，等集體創作	（ 6 6 ）
釘 缸	赤水驛馬鬮王家山，王保賢根據舊作改編	（ 7 0 ）

## 序

這個集子裏所收的秧歌劇，都是陝甘寧邊區羣衆秧歌運動開展起來以後羣衆自己所創作的東西。羣衆自己創作的秧歌，當然不止這幾篇。這裏，不過是從我們所收集到手頭來的五十多本新作品中選出來的罷了。然而我們所得到的五十多本，又是羣衆創作中的小一部份。羣衆究竟創作了多少新秧歌，這個我們是無法統計，而且也很難估計的。我們祇知道，在廣大的羣衆秧歌中間，新秧歌的創作還是少數，而舊秧歌仍是多數，雖然從數量上說，新秧歌已經產生了不少。

這說明了一個問題，即新秧歌運動是剛開始，地盤還很小，還需要大大的普及。這證明我們在陝甘寧邊區做文化工作，文藝工作的人，對於真正爲羣衆服務的思慮認識得太遲。我們在邊區住了八年，日日和老百姓爲隣，但是直到毛澤東同志指出來說，如何才是真正爲羣衆的時候，我們這才慢慢動起來。

這是不是也證明老百姓對於接受新事物的抵抗力很大呢？我以爲當然不是的，比方就陝甘寧邊區來說，老百姓是很歡迎新事物的。自然陝甘寧農村生活是新的，的確和抗戰時期大後方農村不一樣，淪陷

區的更不必說了。陝甘寧以外別的解放區，新事物新文化也熱烈為農民所接受，當然那些地方的農村也是新的。不過我們對於生活在舊社會裏的中國農民，不應當作這樣一個結論，說他們一定不能接受新東西。問題是現在的大後方，農民沒有接受新文化的自由；如果我們有方法給他們的時候，他們也一定能熱烈接受的。因為，中國的農民自太平天國革命以來，是經過了辛亥，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戰這許多的實際教育，而新社會新農村生活今天在中國廣大的地區已經出現，這些條件對於他們不能沒有一點影響，而且可以說，影響是不小的。

從秧歌運動中所得的經驗，老百姓是很熱愛新的文藝的。自然，這種文藝的內容必須是站在他們自己的立場來反映他們自己生活的真實。即使反映得不深刻，他們也表示熱烈的歡迎。報以極大的熱情。對於這種現象，我們許多人初次下鄉的時候都是非常驚奇和興奮的，意料不到老百姓有這麼「開通」，「進步」；我們不能了解這種現象的原因。到了後來才漸漸知道，存在在農村裏的藝術，舊戲，絕大多數的農民對於它們的內容是很不滿的。農民說，這些戲說的都是古朝代的事情，我們不懂，要讀書人才懂的。還說，戲裡說的不是朝廷（皇帝）就是大官，我們莊稼人看不懂，我們問他們說，那麼你們為什麼出錢接班子來唱戲呢？他們說，看個紅火罷了。不看他們還看什麼呢？他們的話並不誇張，農村裏除了那種草台班子之外，也沒有別的了。自然，在農村裏今天還有農民自己的秧歌，小調，說書等等，但是今天的農民對這些也有若干批評；他們對於其中迷信，色情部份是有意見的，特別是農村青年，積極份子，變工隊員，勞動英雄等等農村新人物對這些東西的意見多而且激烈。有時由於對內容的不滿關係到形式也反對起來，不過，對於一部份民間藝術，大多數農民還是感到親切和愛好；雖然如此，那些在他們生活中日益擴大而完全改變了農村面貌的新生活在這些藝術中沒有反映，這一點他們也是承認而且感到不滿足的。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愛好新秧歌的理由。不管這些新秧歌反映他們

的生活很不深刻，形式上比起他們的舊秧歌來也粗糙得多，它們仍愛看它：「這一滿（完全）演的是受苦人（勞動者）的事情，我一滿解下（懂得）了。」

而且說：「這個演的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我們村子裏也有這樣的事情，比這還中看。我們回家自己也關上一個」。這樣子，看了專家劇團的「減租」，他們便寫出了許多減租題材的戲，內容和語言都比知識份子寫的豐富得多；綏德的河南移民看了「血淚仇」，自己也演出了逃難的故事；很多人說，比專業劇團的更真實，更感動人。在部隊裡也是這樣，看了劇社寫戰國的秧歌，他們自己也就把本連，本排，以至本班最英勇，最光榮，最得意的戰例，和大家所公認的英雄的事蹟編成了秧歌，本人自己扮演，不用說，生活，語言之豐富，性格之明確，動作之逼真，是一般專業劇團所不及多多的了。當然他們也有他們的缺點，不夠精緻，比較缺少組織性。

這裏必須說明，老百姓，士兵他們的創作和我們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不可以這樣設想，創作必須有清靜的環境，一個人關在屋子裏，然後寫作。他們是不寫作的，因為不識字；其次，他們也很不需要清靜，他們的創作是大家吵嚷出來的。大家圍坐在一個炕上，你一言，我一語，邊想故事，邊編唱詞；至於說白，祇談個大意，讓演員自己去臨時編，好在你是編劇的，你同時就是演員。這樣一個劇不到五天就編成了，稍加排練，或簡直不用排練，晚上就可以上演了，而且還決無忘詞和生硬的毛病。演了幾次，詞大致定下來，由人記錄起來，就成了定本。

羣衆的秧歌裏，也約略可以分成兩類的，一類是形式比較齊整，多用唱詞，快板，有韻而長短不齊的說白等聯結成一個劇，這就近乎舊形式；或者有的簡直拿舊劇本做軀殼來改編，如「小姑賢」，「釘缸」等。這一類佔的數量相當大。另一類就是說白很多，唱的很少，有的完全沒有唱，但也不像話劇，因為分場和自我介紹等方法又完全採用舊戲的，這一類的數目不很多。這兩類也各有所長，前者普遍，

易於操作，使普通民眾生活所解。不用說，也有有別趣。

爲什麼有的團體不用的形式以呢？以我們所知道，多半是由於作者不具備一定的形式的訓練，只有那些具備一定形式的只曉得搬來（如下所說的火閃）的團體，而後一點其是由青年農民或鄉村幹部所創作，他們以所訓練的定型的風格，（無什麼的辦法，始用此語）以舊形式而新的內容比之那些「紅火」的人，而要求它體現新現實，這就造成了它的困難，因此，形式上技術上，自然而然地便成爲寫真了。

一般說來，東北農民劇創作者，在藝術上也都有他們的素養，在東北，不曉得的人是很少的，而會編劇的人也很多。有些份子如「紅光社」等，在技術上的人的對等。而它的態度也特別好，很有興趣的「紅光社」說風氣，使北方人口評說，「信天游，不說劇」，也說其內容多，這是農民們是藝術上天生的長進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是經常的創作，不容許任何說教的，對所表現生活中細小的不現實之處，都是不敏感的。他們自己的創作態度也嚴，保持這樣的態度，而且對生活與社會中的問題，都有他們的敏銳，是非是明白的。當一個作品必須問問什麼東西，它對於我們的生活有什麼益處。老百姓的，看秧歌歌人學好，務正，亦不願給他人說公道話，所以對秧歌劇的好壞，不說壞的，表揚好的，但也絕不能說合，說老實話是不會而說壞的藝術的。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市開了一個文藝會。在一大會子處於會上，很多開秧歌的秧歌份子都到了，發表了很多意見。周揚同志把他們的意見概括爲下面一段話：他們（老百姓一般）對現實就是宣傳，內容第一。他們雖然十分重視他們傳統的秧歌形式，但對抗戰時代的內容是表示了完全順應的態度。他們給新秧歌的主題提出了『勞動爲根本』的原則。在創作方法上，他們主張『照舊舊編』，『演得像』。他們的現實主義雖然『樸素的罷，但他們把握了現實主義藝術的特點。他們要求秧歌劇『編的短一些，又短又好又紅火，叫人看到熱鬧處就完了，叫人家還想看。不敢太長』

死狗羊圈場」，人家看不下去」。《秧歌應該怎麼前記》可以說，葉衆是現實主義者，但在藝術上，他們又是現實主義的藝術家。

現在的新秧歌在農村中所佔的地位還不大。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廣大的開辦農村中不了解新秧歌是什麼東西，如何「鬧」法，有許多人由於這點便恨會了農民，說他們保守。但在實際上不完全是這樣的。鹽東山鄉下鄉秧歌鬧得火，他們也不是「泥」而是「跑」的，在步法上很不相同。有人下鄉去「教」新秧歌，一定讓他們也學「把」，這樣，他們就感到新秧歌是難學，學不會，仍舊堅持舊的。但是後來當他們知道新秧歌也不一定難，而是能新秧歌去請你入塾入學好的時候，也就高興高興的搞起來了。這有的地方沒有看過新的，不知道新的如何前法，以為難學，不敢動手。聽說他們學得了一點點了，他們就還是舊的；換了新的，說不起再學新的，而且下鄉去教新的。

現在問題，困難或阻礙是兩點：一是舊的藝術在民間，數量上是佔絕大優勢，每個荒僻的地方都有，大多數的地方，農民都知道它，不為進新的。好與壞根本無從選擇起；第二，新的力量還很小，無論在人力上，技術上都是如此，而最重要的還是人力，現在有許多農村還沒有看過新秧歌，因為沒有人去演；這還是就時間而言，至於農村的常年文藝活動，廟會台口，那幾乎佔了全村的天下。新的劇團雖有幾個去過這些台口，但是比起舊勢力來，那更是九牛一毛。因此，如何廣大培養農民自己新藝術的團體，人材，和改造農村中流來流去的職業藝人，實在是當前迫切，必要的工作。這個集子裏所收的農民自己新藝術人材和團體初步的成績，在將來，一定要產生更多更好的作品，這是完全可以預言的。

這集子的註解都是賀敬之同志作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於張家口



## 打義井

# 打義井

馬玉榜，張映奎

人物：營長：（七一四團二營營長）

老鄉，通訊員，宣撫班甲、乙、宣撫班七人

連長，偵察員甲、乙，指導員，戰士十五人

時間：一九四〇年十月 地：山西五寨

營長：（上唱一曲）

四團第六連，牽了首長命，敵佔區分散來活動，襲擊敵據點，破壞敵交通，有利機會不放鬆，清滅鬼子兵。

到處老百姓，要求打義井，活捉宣撫班轉回程。義井宣撫班，實在太混蛋，欺壓老百姓當漢奸，羣衆眼中釘。

（白）義井宣撫班，實在太壞了，欺壓老百姓，破壞我們的工作死心塌地當漢奸，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們捉回來，一方面回答羣衆的要求，一方面提高部隊的情緒，這是一個小仗，我們八路軍的傳統，就是能打大仗，也能打小仗，這次戰鬥一定要以小的代價，換回勝利，剛才區上分配了老鄉給我們帶路，上午已經通知了他，剛才又派通訊員去請他，爲什麼還不見他來。

(唱) 槍声震天响，烽火照野營，邊疆的地情形模的清，三區游擊  
 部員，齊心齊意，不論一處打勝仗，咱們真光榮。  
 (打打會子舞臺上)

營長：(進來)(跪歌員上)

鍾： 營長同志！邊疆的老鄉來了。

營： 誰的老鄉？

鍾： 這老鄉，老鄉進，手裏帶槍了)

營： 槍裏帶槍？

鍾： 不，不，不。(抽一快槍遞給他) 抽槍吧。(帶火)

營： 不，不，不。

營： 槍也進來了嗎？

鍾： 不，不，不。這老鄉，手裏帶槍了，槍裏帶槍的地方，十多股  
 老鄉，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的地方，十多股  
 老鄉，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的地方，十多股  
 老鄉，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的地方，十多股

營： 不，不，不。這老鄉，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的地方，十多股  
 老鄉，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的地方，十多股  
 老鄉，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的地方，十多股

鍾： 這老鄉，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的地方，十多股  
 老鄉，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的地方，十多股

營： 好好好，那老鄉，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的地方，十多股

鍾： 哦，這老鄉，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的地方，十多股

營： 這老鄉，手裏帶槍了，手裏帶槍的地方，十多股

鍾： 不要緊，不要緊。

(唱) 營的心中好喜歡，八路軍真勇敢，十冬臘月衣裝單，營長和同  
 志們同一樂，是一般，真勇敢，打仗不怕下冬天，叫一聲營長你來  
 聽，別管你多麼你放心，不要操心多照顧，八路軍爲了老百姓，看  
 百姓打日本，穩准自己也能成。

營：只有你們幫助我們才能打勝仗，

鄉：咱們現在準備好了嗎？

營：準備好了，（喊）連長員，（連長員上）告訴連長叫我們集合出發！

連：是！（下）

營：連長你從營裏拿什麼給？

鄉：（唱）帶一條繩子來幫助你，把繩子把繩映，打完義井天光亮，你跟我回鄉團。

營：呵，你看我們就回不來了，你快馬上就走。

（隊員上唱）

東洋鬼子來，八路軍來打，打贏了鬼子，毛主席有命令叫我們打義井，好讓連長帶你，你跟我回鄉。

左路軍來打，右路軍來打，把鬼子打回老窩，大家記住，撤退是神，游擊小隊記着，一勇無敵。

營：大家快到了吧！

衆：到了。

連長：立正！敬禮！稍息！

連：（說）同志們（唱）今天我們是着軍，我們去打義井。打贏了鬼子，好讓連長帶你，你跟我回鄉。先在路上要聽連長指揮，不要打大槍，不要打隊！下營路不好走，大家要小心一點，到了營裏多少打槍。那鬼子只有十來個鬼子，我們拿一個游擊包圍它，他們是不敢出來的，大家要沉着一點，連長在游擊小隊帶我們，我們是主力部隊，應該打個漂亮仗，大家有沒有把握？

衆：有！

連：今天在連長帶你，撤退號響，大家記住了沒有？（衆：記住了）繩子帶好了沒有？（『帶好了！』）好，現在就出發！（喊）偵察員，隨我前面走。

齊唱：行軍莫掉隊，注意要肅靜，夜間連絡要記清，一切聽指揮，動作要協同，沉着勇敢要又機動，堅決打敵人！

（齊走下）

（偵察員，老鄉，營長上）

鄉：（唱）一面走着我好高興，八路軍今晚打義井，自從義井紮下據點，要米要麵拉肚了，油鹽布疋全統治，老百姓日子過不成。營長！前面是一條小河，河裏結了冰，小心不要滑倒！

營：好，不要緊。

（偵察員先過，以後是老鄉營長）

（低聲）往後傳，前面過河，（隊伍往下傳，下）

（老鄉與營長偵察員又上）

鄉：（唱）捉起宣撫班把牙咬，出賣祖國幫助敵人，恨不得生吃他門的人，挖了他們的眼睛掏了他的心。

營：老鄉你爲什麼這樣恨宣撫班呢？

鄉：那狗日宣撫班見了老百姓又打又罵，真可恨極了，

（唱）捉起了宣撫班，實在太混蛋，開口罵動手打，老百姓被他來欺壓，又要米，又要麵，不給又就說是偵探，合作社統治油鹽，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營：老鄉，宣撫班和日本鬼子都可恨極了，日本鬼子可精呢，他就指示那沒良心的宣撫班的傢伙做壞事，他們都是老百姓的大害。

鄉：噢，

偵：（唱）鬼子兵，黑布浪，真叫人實在痛恨，先活捉宣撫班過幾天再去打義井

鄉：那就好了，你們真是老百姓的救命人。

（前面狗叫聲）

營：老鄉，狗咬的是什麼地方？

鄉：那是石壩離義井還有五里路。

營：老鄉咱們繞着村子外邊走，（向後）往後傳不要說話，（一個一個傳下去，前面隊伍上，二人與後面拉開距離，後面趕距離一齊跑下）

（二層幕拉開，兩直撫班在哨房內烤火，身穿黑衣，每人腰裏兩個手榴彈，手拿木棒）

宣甲：（唱）一更一點一呀一炷香哎噲噲，想起大閩女好心慌，想辦法把她搶哎噲噲，

（上面每句有哎噲噲）

老張，昨天我到東莊健民夫，看見村西頭有一個姑娘長的實在好，我當時想動手，可是只我一個人咳，下回多去幾個人非把她搶來不行。

宣乙 我看我們幹這行子，落個好吃好喝就算了，還是少惹事非你看咱們弄來弄去，說不定那天就該倒霉了。

（唱）西南面九十里才是那五寨城，八路軍游擊隊來活動忘不了義井鎮。

（一條黑狗從後面跑過）

乙：（警叫）有人有人。

（二人慌張拿手榴彈跑出）

甲：球也沒有，一定是一條狗，看你這麼胆小。

乙：不是胆小，你看日本人一天躲在碉堡裏，咱們替他放哨，連根槍也不給，兩顆手榴彈頂球用。

甲：放心吧，八路軍就真的成了神仙了，山上離這裏還有百十里路，不要說打仗了，連路也尋不見，八路軍不來，老百姓不敢來，還怕什麼，你這個胆子就這麼小。

乙：你的胆子大，剛才就該坐下不動嗎？誰叫你發慌呢？

甲：看你這這……

乙：看什麼，自己一頭屎，就再不說人家髒。

甲：看你這盡找人家的岔子

(合唱) 二更二點二呀二姓香，討厭的狗子滿街跑，吓的我心發慌。

甲：(打哈欠) 換哨的還不來，四個人放一夜嘛，咱們二個人放的倒過半夜了。

(合唱) 三更三點三呀三姓香，雪花飄飄落地上，凍呀凍的慌。

(可作落雪的景)

黑國國的天氣滿天的雲，倒鐮的日子在後頭；苦呀苦心中。

(狗咬)

甲乙：有事，有事！

乙：我去看看(下，又上)

甲：沒有事吧？

乙：沒有。

甲：我就知道沒有什麼事情嗎。

乙：沒有什麼事，要是八路過來了咱們兩個先說活不成，不小心還行。

甲：這麼大的雪，咱們還是坐下休息一陣吧。

(二人面向內坐下烤火二戰士端削刀上，發覺甲乙后，後即悄悄向後退幾步)

營：(上，以手對偵察員示意，二偵察員示意上前，把二宣撫班拖住)

偵：不許動！(又一戰士取出甲乙之手榴彈，以繩背縛共手)

營：你們不要怕只要對我們說了實話，絕對不殺你們。(這時二戰士端削刀上前去警戒)

甲乙：(跪倒) 官長！只要饒了我們的命，什麼都能講。

二戰士：(同時) 不說勒死你這個灰好泡。

營：你先講一講碉堡的情形看說的對不對。

甲：碉堡裏只有十幾個鬼子，一挺機槍，七，八枝步槍，四堡裏滾

## 打義井

有門！非從地洞裏「去」不成。

乙：每天太陽高高的日本人一點燈就鑽到高粱裏去了。

連：你們有多少人多少槍住在什麼地方？

甲：我們一共十個人連翻譯官十一個人，就是翻譯官有一枝槍，我們都是手榴彈。

營：你們住在什麼地方？

甲：石牌房子那裏的大門就是我們住的院子，再過去就是合作社。

營：合作社有幾枝槍？

甲乙：也是一枝。

營：好了你們兩個替我們把合作社裏的門叫開，保證你們沒關係。

甲乙：那可以一定能辦到。

連：你們怎樣叫法？

甲：我們用日本語去叫合作社的門，叫我們的門就叫叫，保險能叫開。

連：好，（向後）三排長（內：有）第三排去包圍碉堡，鬼子打槍不要理他，鬼子一來，堅決把他打回去。

（內：是）

營：指導員！

指：（上）有！

營：帶着他（指宣乙）和二排去打合作社，把東西盡量搞出來。

指：是！（帶宣乙和一個戰士監視着宣乙下）

營：湯連長帶一排開槍來！

（湯連長帶戰士上迅跑下）

（宣甲叫門偵察員在甲後其餘一面一個班蔭蔽）

（裏面「誰呀？」）

甲：我回來叫咱的！

（一個宣撫班出來開門偵察員將他拖住：「不許嚷！」）

營：一排長帶四個人快上房，二班在門口警戒，其餘跟我來（衛隊很快跑下）

（景：兩間密洞，一正一左）

營：（帶隊伍與宣甲齊上）（向甲）宣撫班在那個房裏？（甲指）

連：三班進去搨人不許亂叫，其餘監視這個密洞（指正面）（這時三班進去搨人，湯連長也進去，稍停從左密洞出宣撫班七人都穿的白襯衣，並抱出一堆山西造的手榴彈）

營：把俘虜押下去。

湯：把他們帶出去。

（除湯連長外帶俘虜的人與俘虜下）

（正密裏喊『誰呀誰呀』不應打出兩槍隊伍爬下，宣撫班一人想跑連長上前持槍『不許動』，向一戰士『把他們帶出去。』）

營：（向甲）這屋裏什麼人？

甲：翻譯官。

營：他拿的是什麼槍？

甲：二號連槍。

營：多少子彈？

甲：只有六發。

營：同志們屋裏的敵人只剩下六發子彈沖進去。

（一戰士投進一顆手榴彈，踢開門沖進去，四個戰士稍停一戰士出來報告營長屋裏沒有人，坑上流了一灘血）

營：（向甲）翻譯官那裏去了。

甲：後牆上有個地洞準是鑽到地洞裏去了。

連：好，地洞裏打上幾個手榴彈，叫他死在裏頭好了（戰士應聲下）

戰士甲：（上）報告營長合作社東西都搬出來了，指導員說搬不完的東西給老鄉。



營：對，告訴你們指導員 給帶路的老鄉多些東西，叫隊伍準備撤退，把俘虜押上先走。

戰甲：是（下）

營：到外面集合快（密裏戰士拿出大衣兩件，毯子四床，文件一箱上，跟下）（後台唱：踏着脚步表示隊伍走）

一槍沒有打，活捉宣撫班，搞掉了鬼子的合作社，布匹拿不完好紙煙和油鹽，剩下的東西給老百姓，群眾好喜歡，

八路軍游擊戰，賽過活神仙，神祕迅速又勇敢，叫聲鬼子兵你們小心點！等上幾天，還要來打你個王八蛋。

（完）

（原曲遺缺）

## 減 租

黃 潤

人物：董黑霜（字冷子，地主，）張老好（壯年農民），張妻，（農婦），牛兒，（張子，十二三歲）鄉長，農民（四，五人）

董：（上，快板）說我有，真道有，每日頓頓吃豬肉，喝燒酒，烤牛肉，鷄蛋鴨蛋都吃够，一心想喝玫瑰酒，派小子蘭州走，又派人去鳳翔倒燒酒。去了多時未回轉，酒甕悶煞富公首。（坐白）狗皮襪子套皮鞋，人人把咱叫肥鼈，肥鼈是我，我是肥鼈。我姓董名黑霜，字兒冷子的便是。昨，晚上查看賬目，張老好還欠我一石租子，我說前去討要，我老婆言說新年才過怎好要哩？我說不殺窮人不富，管什麼新年不新年，剛過不剛過，這租子非要不可！不免就此走走。（唱崗調）張老好還欠我租子一石，今日裡前去催討一番，先走一里桃花站，再走二里呀杏花村。正行走來抬頭看，不覺來到張家門前。

（白）開門！

張：正給半鹽拌料，忽聽門外人叫……

妻：正在織布紡線，忽聽門外人喚……

- 牛：（開門）開開門兒一瞧，原是乾爺來到，呵乾爺來了！
- 張：董大叔來咧，請進，
- 董：快把這門坎（檻）錮了，這麼高，人怎得進去哩！
- 妻：牛兒，快給你乾爺擋狗，（董進）
- 張：你老人家坐下，快坐下（向妻）。咱們炕上沒啥舖，快把蓋頭（被子）拉開舖上。
- 董：我坐這搭（1）（坐凳子）一樣。
- 張：（裝煙）你老人家快吃煙。
- 妻：牛兒，給你乾爺端湯去……
- 董：我不吃你老老旱煙，我這兒有紙煙（掏出紙煙）
- 張：（急忙打火鏢）……
- 董：我這裏有洋火，你真窮的害臊氣，連洋火都沒有（掏出洋火，張接過擦了幾根都熄了）拿來拿來我擦，你人老幾輩子都沒擦過洋火。（董吸煙，牛兒端湯上）
- 妻：董大叔喝湯（遞湯盆）。……
- 董：我不喝，看你們水湯盆還沒有我家的尿盆好，
- 張：你老人家今日來，噫——有啥事哩款？
- 董：昨天晚上查看賬目，你還短（2）我一石租子，爲啥不送來？
- 張：（恭敬的）董大叔，那租子不是減了嗎？
- 董：誰給你減了？種了我五十畝地，四石租子才裝了三石，還短着一石就減了！
- 張：村長那天說減咧。
- 董：那只不過是公家的個話麼，就真的給減咧？你種的誰家的地！
- 張：種的你老人家的地麼。
- 董：那麼長就給減咧，村長有多大的牛皮，把我的租子給我減那？！口他（罵話）你裝不裝；不裝的話，就牛屎爬（3）搬家滾他娘的蛋。
- 妻：（拉張於一邊）咱還是給人家裝了去，不裝人家不讓咱種地。

了，叫咱走哩！還是裝了去吧。

張： 這麼了給人家裝了去。……

牛： 「他哩」(4)咱們那租給他不裝！

妻： 不敢說，人家把地不給咱種咧。

牛： 政府保護佃耩着哩！

妻： 不敢！快不敢說……

牛： 我去尋村長去。

董： (聽見了)哼！尋村長去？鄉長，區長尋來我都不怕！

(牛兒出，鄉長上，董一直就還在罵着)

鄉： (快板)我鄉長，忙又忙，忙的每日清算佃戶賬(牛碰，倒地，鄉拉他起)這些，你忙的怎價？(5)

牛： 我尋村長有個要緊事咧，

鄉： 啥要緊事？

牛： 沒事，我們這事你管不了。

鄉： 你說嘛，你說出來，我看管了管不了。

牛： 董掌櫃的要租子來啦，在家鬧的不得行，我得去尋村長來。

鄉： 就這事，走走走，我給把這事看看去。(牛高興的前面跑，鄉同走)

張妻： 鄉長來了，快坐下。……

董： 親家來啦，(與之握手，張裝旱煙)！

張： 鄉長吃煙，(鄉接，董擋住，急掏紙煙)

董： 親家，這有紙烟，快吃(同吃烟)親家你來有啥事？

鄉： 我聽說你和張老好有點事，我來看看。

董： 好親家哩，你看，張老好短我一石租子不給，就說減了……

鄉： 他種你參地？

董： 五十畝地，八升價裝，往年都是四石，今年裝了三石就不給了。

鄉： (計算)政府法令，二五減租，二四得八，四五得二。整整一

石，四石拋去一石，只丟三石。人家給你交齊了麼，你還要啥哩？

董：好親家哩，你把公家外事，認的那真的！減租外事，只不過說就算了嘛，你還當真減？你能把你那鄉長當一輩子？親家，我給你實說哩，八路軍在這帶快要站不住咯，你把眼光放遠一點，不要儘在腳前上歇！

鄉：（氣）你這是些啥話？狗屁！你的租子非減不可，這是政府法令。

董：我就偏不減！

鄉：牛兒，去叫村長派兩個自衛軍，把這傢伙送到區政府去！

牛：對。

董：（着慌）牛兒，牛兒你回來，（拉鄉）你坐下些，親家坐下，咱們慢慢商議嘛。咱們親家兩狗皮襪子沒反正，你不要燥燥不息的些（6），你把親家原諒咧麼，租子我減了就是咧，減了就是咧。……

牛：（高興的抱媽，大）媽，你看鄉長好不好？大，你看八路軍好不好！

鄉：好，論起公事，我得馬上把你送走，論起私情，咱們是兒女親家。你既然答應把租子減了，那就好，區政府可以不去，不過得開個村民大會。你給大家把你的辦說說。

董：好親家哩，算咧麼，租子減咧就對咧麼，還開個啥會哩，你看那臊的怎說咧麼。

鄉：不行，牛兒，叫你們村長召集你們村上人開會。（牛下，羣衆上，招呼鄉長）

鄉：你們都來咧！都坐下，咱們開個會，這個會的意思：就是這個董黑霜，敢冷子爲減租的事。明減暗不減，違犯政府法令，還造謠言說八路軍要定，現在叫他自己講一下大家聽聽。

董：各位父老兄弟同志們，我爲減租子明減暗不減，違犯政府法

令，這是不對的。我今天在這搭承認錯誤，租子嗎還是要減。至於說八路軍要走的話，這話本來沒有，八路軍是不會走的。今後租子要真減哩，再也不胡說咧，請大家不要學我。我犯的是頭一次，政府原諒了我，你們誰再犯了，就是第二次了，政府要處罰哩！我的話完了。

鄉：論起董黑霜的錯誤，應該把他送交區政府去辦，因為他現在已明白了自己的錯誤，承認了錯誤，並且今後要改，要把租子老老實實的減了，這就很好。這回把他原諒了，大家要知道政府都是爲了咱們百姓，應該好好執行才對，千萬不要再違犯了。好，現在我看誰還有意見？

劉煥：我有一個意見！

鄉：好，你說。

劉煥：我種了樊正榮的五十畝地，去年打的時候，他叫我認糧耕種，我答應了。後來我給政府送公糧去了，他又把租子裝走咧，我出過租子，就是免徵戶麼。

鄉：好，你這個問題，我明天去給你解決，這樊正榮做的不對，公糧該他出。再誰還有意見？

董：我有個意見咧

鄉：好，你說。

董：李四種了我五十畝地，才裝了二石五斗租子，還短五斗，他還沒給。

鄉：李四！

李：鄉長！……

鄉：按二五減租，你是不是還短五斗沒交？

李：對着哩，冇其事哩。

鄉：政府法令，保證減租交租，你回去馬上給人把租子裝了。

李：對，能成。

鄉：大家誰還有意見？

衆：沒有咧！

鄉：好，散會。（衆下）

（本劇曲調只用一「曲調」，唱法見第二集「張治國」一劇）

【註】

- （1）「這搭」——這裡。
- （2）「短」——欠。
- （3）「牛屎爬」——屎克螂。
- （4）「他哩」——此處意爲：管他呢！
- （5）「怎價」——怎麼樣？
- （6）燥燥不息些——一些，語助詞。

## 附 錄

## 『減租』是怎樣創作的

柯 夫

慶陽縣三十里舖的社火，是今年被蘭州專署、地委獎為第一名的。他們自己創作了很多的新社火劇本：有『夫妻鬧荒』、『二流子偷鷄』、『黑牛耕地』、『新頂燈』、『減租』等。這些都是與他們的現實生活密切結合着的。而又有着重大教育意義的。這是新社火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新社火向前發展的一個階梯。

『減租』便是直接的表現羣衆生活的一個代表，問一下老百姓：『減租是誰編的？』他會回答：『這不是「編」下的，一滿都實着哩！』羣衆是把它與舊的社火劇嚴格的區別開來的。

『減租』是羣衆的集體創作。是黃潤（過去農會長，現在是鄉文書）、黃家榮（黃潤的八叔）、武仲山（喜歡唱戲的農民）、王立效（農民）四個人一起來編導的，除了黃家榮外，又都擔任了戲裏的演員。當黃潤提出編『減租』的意見被同意以後，大家便一起來兜。黃潤說：『要有個地主』，武仲山馬上接着說：『再一個門客（佃戶）』。『要把地主編成一個「老牛筋」，頑固一點的。』『對！地主就叫個董黑鬚。』又一個補充上來：『給地主再來一個外號，叫冷子。』



這名字一聽就知道是個「老牛筋」。門客是個「老牛人」，所以名字就叫張老好；張老好的娃娃「可掙的很」，就叫做「牛」兒。

『減租』的故事是黃潤當農會長時，所碰到的真事情。

『怎樣開頭呢？』大家都在想。『減租子事情嘛！地主不想減，就由地主開頭。地主出場除了誇豪富，看根本還能做啥！』於是黃家榮就擔任了地主誇豪富的快板。

『門客怎樣出場呢？』『地主叫喚嘛！門客出來再把自己做的事情講一下，好和地主不一樣。』因此門客出場便說：『正給牛驅拌料，忽聽門外人叫。』門客的老婆也說：『正在家中織布紡線，忽聽門外人喚。』雖然話語是這樣簡短，可是這是和地主生活的有力的對比。

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的湊起來了。

後來黃潤感到只編了減租，還沒有把政府減租交租的法令全面的編出來，並且也有個別不交租的感情。於是便把劉老四（半佃農，地主叫他「搗蛋」佃戶）的事情（因為地主沒給換約而不交租），附在董黑霜承認鑽租之後，把名字也改成爲李四。

在演出過程中，大家商量把鄉長編成地主的親家。『這是爲了辦公事的人堅決嘛！是大公無私，是公事不與私親相交嘛！』他們早已了解新社會與舊社會的不同。這樣又更增加了戲劇的曲折。比如，地主正罵門客的時候，而地主的親家——鄉長來了，這事情怎麼辦呢？地主又在騷情（獻媚）哩。張老好的心真是冷了半截子，可是，新社會的鄉長是不要私情的。

在編導過程中，黃家榮雖然講：『我一上台就沒事了（不成了）。』可是他却對社火很熱心的，是又能編又能導有吐才的重要人物。比如他說：『董黑霜的坦白裏，造謠話可不敢擦下，因爲他在前面的戲裏造的謠言說：八路軍要走。認錯時一定解釋清楚，不然連看戲的人也糊塗了。』交待的多麼清楚呀！他在導演中也是起了很大作用，他自己帶着動作表情，一句一句的來指導，忽而面孔爭辯，是十

足的『老牛筋』，手指彈着烟捲灰頭，把眼睛一斜；忽而又變成了張老好，戰戰兢兢給地主答話。演員們從他得到了不少的啓示。

演員們又充分的發揮了自己的創造才能。比如：牛兒找鄉長的時候，和鄉長講了一陣話，這造成另一場面。而地主罵門客以抽地來威嚇門客的場面還在進行。又如：正是鄉長要把地主送到政府去，地主在求饒的時候，又同時進行了牛兒看到勝利，高興地抱着他媽、爹，說：『鄉長多好！八路軍多好！』的場面。這些同時進行的場面，是一種新的表演方法，和舊秧歌裏一個人在說話或動作時，別人則死板的垂手而立的表演方法不同了，據他們並沒有經過什麼人的指點，而完全是出於他們自己的創造。

## 小 放 牛

尙 之 光 王 世 俊

人物：男甲、男乙、女甲、女乙、

男甲：（練子嘴）低頭走，抬頭看，聽我把邊區談一談，邊區的時事大改變，人民生活都改善，開荒地，修嶮畔（1），荒地開了幾十萬，糧食增加了幾百擔。又識字，又紡線，衣裳了縫了幾十件，娃娃大小都穿遍，辦多學把書唸，識下字來啥都能，能寫賬，能打算，組織百姓把工變，勤務莊家莫待慢。國民黨，真討厭，領導大兵三百萬，害百姓，不抗戰，派上個特務胡毯幹，常到邊區來搗亂。正行走，抬頭看，來到門外一喚聲。

（白）夥計！放牛走。

男乙：人沒在（在內）

男甲：這碎娃（2）是個二流子（3）你說這話。人沒在聲在呢？

男乙：人沒在，把聲留下呢！

男甲：我和你商量一件事。

男乙：（內）商量什麼事？

男甲：上山放牛走。

男乙：放你牛還是我牛？

男甲：把咱倆個牛都吆上，把書也帶上，咱倆放牛識字。

（乙吆牛上）

男甲：咱倆走在路上很孤單，我唱歌你給我幫腔。

男乙：對，我給你「裝腔」！（兩人合唱「大挑菜調，乙有時唱，有時不唱）

看看天氣已呀已不早，上山放牛走呀走一遭。快吃飯收拾好，包上個饅頭穿鞋襪，提起那個鞭子往前跑，拿起個棍棍把牛吆，急急忙忙，上山放牛吃青草。

今年咱們更呀更加油，今年咱們更呀更努力，生產來，把地掏，又劈柴又割草，咱們大家都勤勞，今年收成必定好，收成好，邊區人民樂逍遙。

男甲：這裏草很好，牛在這裏吃草去。

男乙：咱們坐在這裏識字吧。

（女二上場）

二女：牧童哥！

男甲：叫做啥？

二女：我家哥哥揭地（4）去，走得很早，不知在那裏揭，想去送饅頭，你們見了沒有？

男甲：（問乙）你知道不知道？

男乙：（悄悄地）知道，咱們先給她不說，現在邊區婦女也都知道，咱們給她提幾個問題，她對上就說，對不上就不說。

二女：你講來：

二男：（唱小放牛調）山上大樹什麼人兒栽，地下黃河什麼人兒開，什麼人兒開荒種五谷，什麼人打出窩洞來？

二女：山上大樹莊戶人兒栽，地下的黃河勞動英雄開；農人開荒種五谷，工人打出窩洞來。

二男：誰個掏炭在深山，誰個織布做衣衫；什麼人做上桌和凳，什麼

人打上黨和鑽。

二女：炭工掏炭在深山，織工織布做衣衫；木匠做上桌和凳，鐵匠打上黨和鑽。

二男：沒有工人採不採得成，沒有農人能不能生；這個世界什麼人來造，什麼人應該做主人。

二女：沒有工人採不成，沒有農人怎麼也不能生；這個世界工農來造，工和農應該做主人。

二男：誰個應該受尊敬，誰個臉上最無光，什麼人鬧得人誇獎，什麼做工美名揚。

二女：勞動英雄受尊敬，二流子臉上最無光，吳滿有鬧得人誇獎，趙占魁做工美名揚。

二男：誰個號召大生產，誰個領導把身翻，誰個抗戰又生產，他們與咱保家園。

二女：毛主席號召開生產，共產黨領導把身翻，八路軍抗戰又生產，他們與咱保家園。

二男：怎麼樣才能多打糧，怎麼樣才能生產強，怎麼樣才能有力量，早早打倒日本小東洋。

二女：開荒才能多打糧，組織變工才能生產強，有吃有穿才能有力量，早早打倒日本小東洋。

男甲：對的巧，對的妙，

男乙：扳倒葫蘆把醋倒。

男甲：真是邊區的婦女嗆也靈，她們已經對上了，我們就給她們說吧。

男乙：他們在外搭(5)搗地哩，我們也在這裏放牛，你倆來把牛蹄上同走吧！

二女：我們不騎，我們討厭犍牛不能騎咱們一定走。

二男：走！

(合唱「銀扭絲」(6))(下)

【註】

1. 「修險畔」——險畔，即池邊。邊區政府號召深耕細作修險畔，護池，可多打糧。
2. 「碎娃」——稱小孩子，帶有題罵之意。
3. 「二流子」——農村中不務正，游手好閒，好吃懶做的人。
4. 「揭地」耕地。
5. 「淋搭」——那裏。
6. 「銀扭絲」——「鄆鄂」的曲調之一。此處所配何詞，未記。不詳。

## 曲 譜

本劇所用曲調為流行之『小放牛』，曲譜略，

『大挑菜』為山西秧歌調，曲譜如下：

5	2	5	2	5̣ 1̣ 6̣ 5̣	4 3 3	2 6̣	
看	看	天	氣	已呀	已不	早那麼	咳
0	5	5	5	5̣ 6̣	1̣ 2̣	2 1 6̣ 5̣	2 0
	上	山	這	放	牛	走呀	走一遭
5	6	5	4	5 6	5	5 6 6 5 4	5 6 5
快	吃	饅	收	拾	好	包上個	襖襖 穿挺 襖
5	6	6	5 4	5 3	5	5 6 6 5 4	5 6 5
提	起	那	犍	子	往	前	跑
5	5	6	1	2 2	5	5̣ 1̣ 6̣ 5̣	5̣ 2̣ 2̣ 1̣
咳	來	哼	咳	急	忙	忙	上
5	—						
草							

## 貨郎擔

橋鎮鄉秧歌隊 集體創作

說 明

延安市橋鎮鄉秧歌隊集體創作。該隊積極份子爲宋志恒（屠戶）宋志忠（農民）李生秀（小商人）永平（皮匠）等人。該隊所編新秧歌劇甚多，水平亦較高。除「貨郎擔」外，尚有「小姑賢」「買賣婚姻」「盤婆相面」「識字」「掏穀搓」等。出劇所用曲調爲陝北小調。

本 文

（鑼鼓聲中貨郎擔擔上場）（過門）

	<u>6 6 1̇</u>	<u>6 5</u>	<u>6 6 1̇</u>	<u>6 5</u>	<u>3 5</u>	<u>2 6̇</u>	1	—
--	---------------	------------	---------------	------------	------------	-------------	---	---

(5 2 3 5 6 | 5 2 3 5 6) | 5 2 3 5 6 | 2 2 3 5 6 |

(貨郎搖鼓)

省下時間多生

1 — | (2 2 3 5 6 | 5 — | 2 2 3 5 6 |

產。(貨郎搖鼓)

1 — ) ||

- (二) 羣衆要啥我有啥，貨物樣樣都齊全；  
貨真價實不哄騙，銀錢不便等幾天。
- (三) 羣衆攢下多餘雞蛋，按照市價來交換；  
剪下羊毛換鞋面，不圖賺錢圖方便。
- (四) 有些婦女不生產，貨郎設法去動員；  
調查羣衆的困難，合作社給他想法辦。
- (貨郎放下擔子，休息一下，搖鼓)
- (五) 我這裏伸手兒打開了貨箱，  
小小的貨箱賽過那百寶箱，  
滿箱的雜貨，一樣又一樣，  
白布藍布，直貢呢絲緞，  
鞋頭綢面，五色洋線，  
頂針剪刀，各樣染料，  
雙足洋火，新華肥皂，  
花紅粉綠，你看好不好？
- (六) 拾掇好了擔子放在莊頭上，  
搖起個貨郎鼓得朗朗響，  
誰買雜貨來，要買快過來，  
叫罵聲響等人來。

(劉二嫂、李大嫂左右上場)



劉：貨郎來在門前；  
 李：搖鼓搖得我心煩；  
 劉：我去賣些東西，  
 李：我乍出去看看。  
 劉李：走呀！

(樂隊起： $\dot{2} \ \dot{2} \ \dot{2} \ | \ \dot{2} \ \dot{1} \ 6 \ | \ \dot{1} \ \quad \dot{2} \ | \ \dot{1} \ 6 \ 5 \ |$ )

(加小鼓小鑼  $\times \times \times \ | \ \times \times \times \ | \ \times \cdot \times \ \times \times \ | \ 0 \times \ \times \ |$ )

(唱)  $\dot{2} \ \dot{2} \ \dot{2} \ | \ \dot{2} \ \dot{1} \ 0 \ | \ \dot{1} \ \quad \dot{2} \ | \ \dot{1} \ 6 \ 5 \ |$

(劉)眼 看 着 新 年 就 來 到，

(劉)我 給 我 全 家 製 新 衣，

$\dot{1} \ 6 \ \dot{1} \ | \ 3 \ 2 \ 3 \ | \ 5 \ \quad 5 \ 6 \ | \ 1 \ 0 \ |$

(李)家 家 忙 的 好 熱 鬧。

(李)我 家 沒 錢 好 心 焦。

(註)·劉唱時用小鼓伴奏，李唱則用小鑼。)

(劉、李二人碰面)

李：劉家，你乍到那搭去？  
 劉：貨郎來了，我乍去買點年貨。  
 李：嚮！家家都忙着過年呢！  
 劉：合作社的貨郎，你乍又來了。  
 貨：來了。  
 李：貨郎，你擔些什麼？  
 劉：貨郎，你擔的貨全着了嗎？  
 貨：全着啦！（打開簾子）  
 李：嚮！花紅柳綠的乍愛死人了。（說着就翻貨物）  
 貨：看是看，乍不敢用手亂挖啦！  
 劉：你到底擔了些什麼？

貨：你要些什麼年扯上！

劉

( <u>6 6</u> <u>1̇</u> 6 5   6 <u>1̇</u> 6 5   3 5 2̇ 6̇   1 —
先扯上毛藍布一丈四，
<u>2 2 3</u> 5 5   6 <u>1̇</u> 5 5   <u>6 5</u> 3 2   3 —
再扯上丈四白布作裡子，
6 5 4 6   5 —   2 2 3 5 6   1 —
直貢呢鞋面，要上二尺，
( <u>5 2 3</u> 5 6   5 2 3 5 6)   <u>2 2 3</u> 5 6   5 —
問值多少呢？
<u>2 2 3</u> 5 6   1 —
問值多少呢？

貨：呃！不要害怕嗎，不能給你多算，咱們是合作社生意嗎，還能給你多算哩！

李：哎，好你咧，你們這些擔筐的，挑擔的，收鷄的，買蛋的，十個有九個是哄人的，前年來了個砍腦鬼小李，美美的把我捉了一下。

貨：咱們是合作社生意，給大家辦事的，又是人家組織起來的，還能哄人啦。

劉：人家合作社就是不哄人的，前年挨刀的小李，收羊皮，找我兩盒洋火，浮起都是好的，底下全是壞的，連一根也擦不着，今年買了合作社的還是洋火，實在是個好，連一根壞的都沒有。

貨：是嘛，你還要些什麼？

劉：（唱）（曲調同上）

大小再配上一支針，五色花紅線要五錢，新華肥皂要一塊，手巾要一條。

(貨郎取算盤，準備算賬)

李： 嚙！你買那多東西？

貨： 大嫂，你要買些什麼？

李： 貨郎，你擔着花丁嗎？

貨： 呃！咱合作社擔的是日常用的，你要戴上那朵花頂個什麼？

李： 嚙！你咋太把人看不起丁，你別看我老婆子長的醜，我就愛喝上兩口酒，你別看我老婆子醜，我還在天底下吃過飯，你別說我老婆子年紀大，我頭上倒是愛戴朵花。

貨： (向衆) 這李老婆子實在差，身上穿的不像話，身穿襖，沒領子，袖口磨成個疙瘩，驢籠頭陣陣痘，這樣窮苦要學花。

(向李) 我勸你，李大嫂，多紡紗，賺下錢來能吃能喝能穿能戴能買鞋襪，你看這邊劉二嫂，整年整月能紡紗，賺下票子一打打，混身穿得新新價，我問你，李大嫂，爲什麼不紡紗？

李： 哎嚙，貨郎你不盤算，我的事情實在忙，每天要做一頓飯，那有時間把線紡。

劉： 李大嫂，你不要講，我的事情比你忙，每天要做三頓飯，清早起來把水擔，餵豬關柴洗衣裳，我還有時間把線紡，

貨： 李大嫂，你真懶，一天只做一頓飯，你沒事定把門子串，你串門子掙不下錢，不如在家紡線線，紡線線。

李： 好貨郎咧，我什麼都沒有的嘍，怎能紡線線呢？空着兩隻手還能抽出線來？

貨： 李大嫂，你不要急，你聽我來講(唱)(曲調同第一曲)

叫一聲，李大嫂你是個聽。

棉花呀車子呀合作社能領，

明天我進城，後天帶給你。(第四句不唱)

李： 哎嚙，真的？

劉： 真的，咱合作社就是不說假話，只要你好好在家生產，他一定給你想辦法。

李：那我還不會紡呢嗎！

劉：那不是個難事，有我啦，我教你。

貨：對着呢嗎！只要你好好價生產，你要個什麼，乍先扯上。

李：咱沒錢嗎！

貨：不怕，你扯上，等紡下線線掙下錢再給我。

李：是你不怕的。乍給我賒上一條褲子，當下你看連這羞可都顧不住咧。

貨：對，咱給你扯上條褲子，等你紡上線線再給你賒上個布衫。

李：乍你拿來棉花，我還要好好紡線子。

劉：那乍就好啦嗎，哎！貨那乍把咱們賬算算，把以前棉花賬算算。

（貨那用算盤算賬）

劉：貨那，您打了，多少咧？

貨：兩萬三千五百塊，再給你九扣起來。

李：嚙！貨那呀，你太看不起人嘍，我又不是炭脚子，你八扣九扣扣我呢！

劉：不是的，人家合作社生意，就是一百塊給九十塊就中啦。

李：還有那個好事簡！（恍然大悟）

劉：貨那，今年我紡下五斤線線，還沒有算賬咧，你給我合了錢。

貨：對，每斤線四千，一共兩萬，你還短我——

李：省下九千元。

劉：哎！我家裏還有五十個雞蛋，我給你行不行。

貨：乍給你三千元。

李：嚙！貨那你算錯了。

貨：合作社不虧人，每個市價算六十塊，乍照市價算。

李：嚙！合作社真好。

劉：對！咱回去拿雞蛋去。

（三人起扭秧歌小場子）

(鑼鼓過門後，貨郎領唱：)

曲 譜

領唱秧歌調

<u>3</u>	2	<u>3</u>	<u>5</u>	5	<u>6</u>	<u>1̇</u>	4	<u>3̇</u>	<u>1̇</u>	—
叫	一	聲	衆	同	志	你	是	個	擔	
<u>1̇</u>	<u>7</u>	<u>6</u>	<u>5</u>	<u>3</u>	<u>5</u>	<u>6</u>	<u>5</u>	<u>6</u>	<u>5</u>	—
合	作	社	辦	事		爲	了	群	衆	
6		<u>1̇</u>	6		<u>1̇</u>	<u>1̇</u>	6-5	3	0	
貨	郎	下		鄉	辦	法		好		
<u>1̇</u>	<u>1̇</u>	<u>1̇</u>	<u>1̇</u>	<u>1̇</u>	<u>1̇</u>	<u>6</u>	<u>7</u>	<u>6</u>	<u>6</u>	—
謝	謝	咱	毛	主	席	好		領	導	

(聚合)

<u>3</u> · <u>5</u>	<u>2</u> · <u>3</u>	5	—	<u>1̇</u>	<u>1̇</u>	<u>1̇</u>	<u>1̇</u>	<u>1̇</u>	<u>1̇</u>
咳	么	一	咳	謝	謝	咱	毛	主	席
<u>6</u>	<u>5</u>	<u>6</u>	<u>5</u>	—	(下)				
好	領	導							

(完)

## 小 姑 賢

橋頭鄉秧歌隊 集體創作

人物：

李老婆子。

周 氏——其兒媳，二十六歲。

桂 姐——李老婆的女兒，年十八歲。

李 榮——李老婆的兒子，年三十歲。

婦女主任——姓張，二十五六歲。

婆：說我妖，我就妖，  
媳婦子識字我不叫；  
說我怪，我就怪，  
最討厭媳婦子識字來。

（白）我老婆子李氏，生下一兒一女，兒叫李榮，女名桂姐；男自幼識字，邇來務業莊稼，能寫會算又是個好勞動，女的紡線，一家生產倒是很好的，我老婆子心裏十分如意，就是邇來時事也就怪了，這裏也組織夜校，那兒也組織識字班，鬧的些青年人男一幫女一夥，青年人嗎，婆姨家識下字有啥好處嗎！我那個桂姐姐長大了，她要參加識字班，我老婆子管也管不下，要打罵嗎，也捨不得，可是我那個死媳婦子，她也要參加

識字組，我有心不讓她識字，又怕衆人，今兒個我兒秋收去了，不免將我媳婦子叫出來，美美的打罵一頓，死媳婦子還不給我滾出來！

媳 哎！（上唱）清早起紡線把字認，忽聽那婆婆叫一聲。趕快藏了識字本，急急忙忙到房中。

（白）媽，叫我出來有什麼事做的。

婆 吃罷飯家事洗過了沒有？

媳 洗過了。

婆 豬喂過了沒有？

媳 喂過了。

婆 雞喂過了沒有？

媳 喂過了。

婆 水擔下了沒有？

媳 擔下了。

婆 你還不給我紡線去？

媳 我已紡下二兩了。

婆 啊！家事洗過了，豬也喂過了，雞也喂了，水也擔下了，線線也紡上了，噯！把你個死媳婦子打扮成個活娘娘一樣，是串親去了，還是看戲去了。

媳 （慌把本掉下）

婆 啊！那是啥？

媳 沒啥。

婆 拿來我看看，唔！又是那鬼本本我說怎價那個識字組長，今兒也來了，明兒也來了；行行跚跚，你白日黑夜，鬧樣子，像老和尚開藏經，我不是早就給你說過，不叫你參加識字組，你悄悄就給我參加識字組了，哼！

媳 媽！那識字組是好事嘛！你看桂姐娃娃都參加識字了。

婆 把你個死媳婦子，還給我桂姐娃娃比啦！

媳 媽！桂姐娃娃是人，我也就是人嘛，她能參加識字班，我怎不能呢？

婆 哼！（唱）

死媳婦子，你說話，太胆大，

老娘面前把嘴張。

桂姐娃娃是我親生養，

死媳婦子怎能比得上，

手拿起趕杖把你打，

……（剛欲打婦女主任上叩門）

婆 誰家？

婦 我。

婆 你到底是誰家？

婦 我，張家。

婆 咳！這個死媳婦子又來了，（開門）呀！婦女主任來了，咱快回來坐，你來有啥事咧？……

婦 啊！今天鄉上來了個識字教員，叫你媳婦子和桂姐娃娃來上課咧！

婆 啊！我們還沒有吃後晌飯咧！

婦 對！那你們吃罷後晌飯，叫她們來上課，（對媳）你們快些！對，我回了。

婆 那你吃了飯再走吧！

婦 不，我回了！（下）

婆 （氣把門關）哼！你以為婦女主任來了，就把你便宜了，把你狗日的便宜不了。

（唱）老娘我再要，

不管你關，不管你關，

老娘我實在看不慣。

（打媳婦）



女 (上唱) 猛聽我嫂嫂連聲喚，  
 急忙上前把姓問。(補敘)  
 咳！走上前來把娘問，  
 拷打我嫂爲何情，  
 老娘與兒說分明。

(白) 媽！你爲啥打我嫂？

婆 把你個死媳婦子還敢強嘴？(又要打) 噯，是我桂姐娃娃，我當又是死媳婦子。

女 爲啥 打我嫂？

婆 桂姐娃娃，你不知道

(唱) 叫桂姐你是聽，聽爲啥說分明：

恨只恨，死媳婦不是東西。

清早起，吃罷飯，什麼生活，也不幹，

手拿上識字本，呢呢喃喃。

女 媽！識字是好事嘛！

婆 (唱) 鷄不喂，豬不圈，水也不擔，

每日間前後莊到處胡串。

女 我！我嫂從不串門子嘛！

婆 (唱) 因爲娘叫上前好言相勸，

偏偏的給老娘拿理質辯。

女 媽！你胡說，我嫂從來不會強嘴。

(唱) 我嫂嫂本是賢良女，

紡紗織布從未把背雷。

婆 (唱) 小兒你犯上欺了天，

老娘我不打 | ×××× × |

了不成 | ×× | ×○ | (女與婆搶趕杖)

女 媽！你不要打我嫂，要打你打我！(跪下)

- 婆 死媳婦子坐<sup>4</sup>地下，我心裏像洋油倒在青石板上、冷清清，我桂姐姐跪在地下，我心上像扎花針扎在心上，痛的格增格增，桂姐姐快起來。
- 女 你叫我嫂嫂起來，我就起來，你不叫我嫂嫂起來，我就不起來！
- 婆 你跪着去！
- 女 我就跪着！
- 婆 你跪着去，你跪着去，……唉！我這個媳婦子真是個好媳婦，頭髮黑黑價，臉白白價，眼大大價，眉毛長長價，腳小小價，真是個好媳婦子，哼，還不給我起來！
- 女 嫂嫂起來了
- 婆 桂姐起來！
- 婆 哼！你真格給我起來了。
- 兒 (上唱) 九月裏來，穀子滿山黃，  
家家那戶戶收割忙，  
眼看着這太陽落了山，  
手拿上這镰刀回家轉，  
猛聽得家中人吵鬧（誦板，進門）  
原來是老娘生了氣，  
走上前我把娘問。
- (白) 媽！
- 婆 我的兒呀！你咱回來了，你上山割穀子去了 你那個媳婦子在家不好好生產，手拿上個識字本，呢呢喃喃，老娘將她勸了幾兩句，她就一手拿上連枷，一手抓着老娘的幾根頭髮，把老娘混身上下，打的一身疙瘩。
- (唱) 叫一聲榮兒，聽娘言，  
現在的媳婦翻了天，  
清早起來，

清早起來，吃罷飯，  
什麼事情也不幹，  
手上拿識字本呢呢喃喃滿莊上串，  
我勸她，她不聽，反了我。

兒 媽！不要哭了。

婆 榮兒！你是要你的娘呢，還是要你的婆姨？

兒 媽！你怎說這話咧？

婆 你若要你婆姨，老娘就活不成了。

兒 （不語）

婆 你若要你的老娘，就把你婆姨給我休了。

兒 媽！現在不與休了，再說識字也是好事嘛，叫衆人知道了，人家也不依嘛！

婆 識字還是好事，整天價在街上胡串，還是好事？你不休她，老娘就不活了！就不活了！

兒 媽！我休……咳！這怎寫了嘛？

婆 咳！連個休書都不會寫，過來，我給你說：

（唱）一休她周氏女，不孝母親；  
二休她周氏女，敢罵夫君；  
三休她周氏女，容貌不端；  
四休她周氏女，有了外心；  
五休她周氏女，手脚不穩；  
六休她周氏女，不孝母親；  
七休她周氏女，不孝母親；  
八休她，八休她……咳！就這樣寫。

兒 咳！（邊唱邊寫）

一休她周氏女，不孝母親；  
二休她周氏女，敢罵夫君；  
三休她周氏女，容貌不端；

四休她周氏女，  
 四休她周氏女，有了外心；  
 婆兒（同前）  
 五休她周氏女手腳不靈，  
 婆兒（同上）  
 六休她周氏女不孝母親，  
 兒女六休她……  
 （上前搶下哥哥休書）  
 （唱）哥哥你不是男子漢，  
 大丈夫做事不盤算；  
 我婆婆識字又生產，  
 你和她離婚理不端；  
 我把我哥哥的休書扯爛，  
 看我那老娘把我怎麼管。  
 我叫老娘穩穩坐，且聽兒說，  
 你聽上孩兒說比方；  
 張家嬸子五十多歲，  
 和她兒媳多和氣；  
 她二人一起紡線，  
 到晚來一起擗字認，  
 我婆婆本是賢良女，  
 生產識字是模範。  
 （白）媽！你看我婆婆上炕做的是細針細線，下地做的是熟柔軟飯，像這樣的好媳婦，你打上燈籠也沒處尋，我看你不要休她咧！  
 婆兒 休是休定了。  
 女 媽！我今年多少了。  
 婆 你前年十六了，年時十五了，今年十四了。

- 女 媽！你老糊塗了，人還能往小裏長哩！
- 婆 咳！把你媽氣糊塗了，你前年十六了，年時十七了，今年十八了，你說對不對？
- 女 對，我已經二九一十八了，尋上個好公公好婆婆，賢良女婦也還罷了，要是尋上了你這個老婆子，今兒打了，明兒罵了，打罵還不算，三天兩天，人家再寫上休書，把我休回來，看我娘，你那個老臉往那搭擱咧？
- 婆 咳！死媳婦子是死媳婦子，桂姐娃娃是桂姐娃娃，她那能和你比咧！你是休定了。
- 女 你休定了？
- 婆 休定了。
- 女 休定了？
- 婆 休定了！
- 女 那我去叫婦女主任去，（下）婦女主任！
- 婆 可不敢去。
- 婦 （上）你們有啥事？
- 婆 咳！婦女主任你咱來了，你聽我說……
- 婦 你慢些，你爲啥要休她咧！
- 婆 你看我這個媳婦子，不好好生產，什麼事她都不管，我叫她參加識字班，這識字是好事嘛！她不去，我將勸他兩句，她反倒打我一頓。
- 女 婦女主任，你不要聽我媽說，她一滿反說着哩！
- 婆 死女子，你多嘴。
- 婦 桂姐娃娃說。
- 女 我嫂本來就是好勞動，前天你來了一回，嫂嫂和我都參加識字組啦！我媽不叫她來參加，說婆姨家識字有啥用，就把我嫂嫂叫來打了一頓，今兒又逼我哥哥休她。
- 婦 李榮，你願意和媳婦離婚啦？

兒 我不願意嘛！我不休他，我媽就尋死咧！

媳 周家！你願意和你男人離婚？

媳 我倒是不願意，可是人家不要了嘛！

媳 李老婆子！你看你兒子和媳婦子都不願意離婚。

女 咱們叫衆人評判一下。

媳 對，衆人們，今兒李老婆子因爲她媳婦要識字，就要休她咧！

你們誰依不依？

衆 (1) 不依她！

(2) 這好的媳婦還休！

(3) 鬪爭她！

(4) 爬黑板報。

女 媽！你看衆人要鬪爭你，還要叫你爬黑板報，怎麼辦？不要休了？

婆 (不語)

媳 識字是好事嘛！你兒媳本來是個好勞動，現在參 識字是好事嘛！你也是個明白的人，什麼時事都要解開才好；你看，你兒對她也好，你桂姐娃娃對她也好，一家人歡歡喜喜多好，可不敢像你這樣吵打。

女 媽，你看婦女主任給你說了一陣，你該解開了把！

婆 咳！好我的婦女主任啦！你說的那話，我一驚想開了，先頭總是那苦腦筋轉不開，好媳婦子啦，剛才才是我的過，咱們以爲識字去，剛才的事你不要自較了，衆人們！以後我再打媳婦你們要怎就怎麼。

媳 我不計較了！

媳 這才好嘛！

婆 好我的婦女主任啦！這事多虧你啦！周家做飯去，留婦女主任在咱家吃飯。

媳 不！我回了，家裏生活還多富哩！

(婆，媳，女，兒送婦下)

(合唱) 風吹雲彩散，  
 舊腦筋要轉變；  
 男女老少參加識字班，  
 又識字又生產，  
 豐衣足食多喜歡；  
 舊社會裏受苦人翻了身，  
 過刻的社會裏是主人  
 毛主席帶頭來引路呀咱們都前進。(衆下)

曲 譜

(1) 平 調

<p><u>2 3</u> 2 —   <u>2 1</u> 2 3   3 2 1 —  </p> <p>清 早 起 紡 哎 線 哎</p>	<p>(過門)</p>
<p><u>2 3</u> 2 —   <u>1 2 3 3 · 2</u>   <u>1 · 6 5</u> —  </p> <p>把 字 認 哎 咳 咳 嘯</p>	<p>(過門)</p>
<p><u>1 1</u> <u>1 2 3</u>   2 <u>1 · 6 5</u>   1 3 · 2 2   <u>6 5 1 1 6</u>  </p> <p>忽聽那婆 婆 叫 一 嘯 嘯 咳</p>	<p>(過門)</p>
<p>5 · —  </p> <p>嘯</p>	<p>3 2 2 1   2 5 3 2  </p> <p>趕 快 藏 嘯 了 喚</p>
<p>1 —  </p> <p>喚</p>	<p>(過門)</p> <p>6 5 —   <u>3 2 5 3 2 1</u>  </p> <p>識 字 本 咳 咳</p>

## (過門)

<u>1.6</u> 5 —		<u>5.6</u> 1 —		<u>6.5</u> 6 —	
哎 咳 嚶		急 急		忙 忙	
5 <u>2.2</u>		<u>1.6</u> 5 <u>5.6</u>		1 <u>1.5</u> 6 5 —	
進 房		中 咳 咳		嚶 嚶 咳 嚶	

## (2) 平 調

## (5 5 5)

5	<u>5.2</u>	<u>5.2</u>	5	5	<u>3.2</u>	1	—	
死	媳 婦	你	說		話			
過	門	<u>5.6</u>	5	<u>1.2</u>	<u>5.3</u>	<u>2.1</u>	<u>3.6</u>	
		大	胆	大	咳	咳	咳	
5	—	3	5	3	<u>5.6</u>	<u>3.2</u>	<u>1.6</u>	5
嚶		老 娘		面			前	
3	6	5	<u>5.3</u>	<u>2.6</u>	<u>1.6</u>	5	—	
把	嘴	嚶	嚶	強	咳	嚶		

## (3) 平調接誦板

6	5	<u>5.2</u>	5	5	<u>3.2</u>	1	—	
手	拿	起	桿		杖			
過	門	5	—	<u>3.2.3</u>		<u>5.3.2.1</u>		
		將		你	打			
<u>6.1</u>	2	:						



(4) 終南調

3	<u>3</u>	2	<u>3 2</u>	1	0 2	1	0 2
老	娘	再		嚶	咳	咳	咳
1	0 2	<u>1 2</u>	<u>1 2</u>	<u>5</u>	—	3	3
咳	咳	咳咳	咳咳	咳		不	管
2 3	2	1	<u>1 6</u>	<u>5 6</u>	<u>5</u>	(過門)	
你	嚶	不	管	你	嚶		
		(5	—	—	—	3	6
5 5	<u>2 3</u>	5	<u>3 2</u>	<u>1 6</u>	5	5	<u>1 2</u>
老	我就	實		在		看	不
5	3	)					
5	<u>3 2</u>	<u>2 6</u>	<u>1 6</u>	<u>5</u>			
嚶	嚶	嚶	咳咳	嚶			

(5) 平調接誦板 又轉平調

5	<u>2</u>	5	<u>6 5</u>	<u>3 2</u>	<u>1</u>	5 6	<u>5</u>
猛	聽見	我		嫂	嫂	連	聲
<u>1 2</u>	<u>5 3</u>	<u>2 6</u>	<u>1 6</u>	5	—	(過門)	
喚		咳咳	咳咳	嚶			
3	5	3	<u>5 6</u>	<u>3 2</u>	<u>1 6</u>	5	<u>3</u>
急	忙	我	出	了	房		把
						2 4	3/
<u>3 2</u>	3	過	門	<u>5 5</u>	<u>2 3</u>	5	<u>6 5</u>
娘	問		咳！	走上	前來	把	娘

3 2 1 —	(邊 門)	3 2 1 —	<sup>2/4</sup> 3 2 3	3
問		拷打	我	嫂
2 1	<u>1 6</u>	5	—	1 1 1
爲	個	甚		2 3 2
				與
<u>1 6</u>	5	1	3	2
兒	說	分	吻	喘
				1 1 6
				明 咳
5	—			
吻				

## (6) 十 字 調

2	2	5	—	<u>6 5</u>	<u>3 5</u>	2	—
叫	桂	姐		你	是	聽	
5	5	5	<u>1 2</u>	5	<u>3 2</u>	1	—
聽	爲	娘		說	分	明	
1	<u>6 1</u>	2	—	5	<u>1 1</u>	<u>2 3</u>	<u>2 1</u>
恨	只	恨		死	媳	婦	
<u>1</u>	5	<u>6</u>	1	3	<u>2 6</u>	<u>1 6</u>	5
不	是	東		西	咳	咳	嗽

## (7) 平 調

2	5 5	<u>6 5 3 2 1</u>	(邊 門)	5 6	5 —
我	嫂	本	是	賢	良

<u>1 2 3 3 2 1</u>	<u>1 6̣ 5̣</u>	過	門	<u>3 5 3 5 6</u>			
女 咳 咳	咳 咳 喘			紡 紗 織			
<u>3 2</u>	<u>1 6̣ 5̣</u>	3	6	5	<u>3 3 6̣ 1 6̣</u>	5	—
布		從	未	騎	把	嘴	辯

(8) 平調 大起板

5	<u>2</u>	<u>2 1</u>	2	5	<u>3 2</u>	1	<u>2 2</u>	
九	月	裏來	穀		子	騎	咳 咳	
<u>2 5</u>	<u>5 3</u>	<u>2 3</u>	<u>2 3</u>	<u>2 3</u>	<u>2 3</u>	<u>2 2</u>		
咳 咳	咳 咳	咳 咳	咳 咳	咳 咳	咳 咳	咳		
<u>3 2</u>	<u>5</u>	<u>1 2</u>	<u>5 3</u>	<u>2 6̣</u>	<u>1 6̣</u>	5	—	
滿	山	黃	騎	咳 咳	咳 咳	呀		
<u>3</u>	5	<u>3</u>	5	<u>3 2</u>	<u>1 6̣</u>	<u>5</u>	3	6
家	家	那	戶		戶		收	割
5	3	<u>2 6̣</u>	<u>1 6̣</u>	5	—			
響	騎	忙	咳 咳	呀				

(9) 平調 接誦板

5	<u>2</u>	<u>2 1</u>	2	5	<u>3 2</u>	1	—
手	拿	着那	鑊	咳	刀		

<u>5 6</u>	<u>5̇</u>	<u>1 2</u>	<u>5 3</u>	<u>2 1</u>	<u>1 6̇</u>	5	—
回	家	轉		咳	咳	聽	
<u>3 5</u>	<u>3</u>	<u>5 6</u>	<u>3 2</u>	<u>1 6̇</u>	5	<u>5̇</u>	—
忽	聽	得	家	中		人	
<u>3 2</u>	<u>3</u>						
吵	鬧						

## (10) 平調接落板

<u>3/4</u>	<u>2/4</u>						
5	<u>2 . 2</u>	5	<u>6 5</u>	<u>3 2</u>	1	過	門
原	來是	老		娘			
<u>3 2</u>	2	<u>1 2</u>	3	<u>2 6̇</u>	<u>1 6̇</u>	5	—
生	了	氣		咳	咳	聽	
<u>5 6̇</u>	1	1	<u>6 5</u>	6	—	5	<u>2̇</u>
走上	前		我	把		老	娘
<u>1 6̇</u>	5	<u>5 6̇</u>	<u>1 1</u>	<u>1 5</u>	6	5	—
問	走上	前來	把	娘	問		

## (11)

<u>3 2</u>	<u>3</u>	2	<u>3 2</u>	1	<u>6 2</u>	1	<u>0 2</u>
清	早	起		來	咳	咳	咳
1	<u>0 2</u>	<u>1 2</u>	<u>1 2</u>	<u>5̇</u>	—	<u>3</u>	<u>— 1 2 3 2</u>
咳	咳	咳	咳	咳			

小 姑 賢

45

1	6̣	5̣ 6̣	5̣	:	6̣	3̣	6̣	3̣
					清	早	起	來
					什	麼	事	情
6̣ 3̣	6̣ 5̣	3̣	0	:	2	3̣ 3̣	2	3̣ 3̣
吃	罷	了	飯		手	拿	上	識
也	不	幹						字
2	3̣	2	3̣	2	3̣	2	2 5̣	
本	本	呢	呢	睛	睛	滿	莊	上
5	3̣ 2	1	0 2	1	0 2	1	0 2	
車	呀	呼	咳	咳	咳	咳	咳	
1 2	1 2	5̣		3̣		2 3̣	2	
咳	咳	咳						
1	6̣	5̣ 6̣	5̣	6̣ 5̣	1	3̣ 2	1 0	
				我	勸	他	咳	呀
3̣ 2	1 0	3̣ 2	1 3̣	2 6̣	5̣	1	5̣ 6̣	
咳	呀	咳	咳	咳	咳	呀	他	不
1	—	6̣ 5̣	6̣	0	5	2 2	5	
聽		反	打		我	一	呀	咳
1 6̣	5̣	5̣ 6̣	1	1 5̣	6̣	5̣	—	
咳	呀	咳	咳	一	喝	咳	嚙	

## 買賣婚姻

楊韻卿秧歌隊 集體創作

人物：劉媒婆，（四十五歲）李娘和姪的女兒李鳳英（十八歲）  
杜財主（四十歲）

媒婆：（快板）我老婆子生來好吃齋，尋下個老漢懶命鬼。不做生意不碰地，十人看見九人氣。不是我老婆這片嘴，一輩子吃不上個香東西。說大事，了大事，大事說小事；小事說沒事，沒事說得有了事。說得西瓜紅稜稜；說得小瓜縮東東，說得茄子紫騰騰，說得韭菜綠睜睜，說得葫蘆南瓜把親成。說得個兩口成對，老漢說得個年青青，麻子說得花不楞登。說得個寡婦守不定，說得個女子尋男人，寡婦女子全說完，還能拆散活人妻。前日個我到張家說媒去，女子看見嘴叭起，小子見了笑嘻嘻：「你乾媽（1）。你坐下，自遠不來我門下，我乍給你做飯價。」餛飩麵條兒，扁食包蔥兒，豬肉炒木耳，黃瓜伴蒜兒，燒酒吃了幾盅兒，吃得我像個鞭桿兒，吃得醉大馬胡（2）兒。你們要知我是那一個，我就是那有名的劉媒婆。

（白）我劉媒婆子，四十五歲，說了二十多年媒，舊社會我這

把買賣可稱了，邇刻（3）到了新社會人家都文明結婚來，我這把買賣就減少了一半。夜天④社財主家託咱我一件事情，叫說李有三家的女子去。我想人家那麼大的財主一說就成，這個親事說成了，他一定能掬很多的相謝，今個天氣晴亮，去他家一趟，（唱，道情平調）出得門來好高興，我到李家去說親。緊步走來慢步行，不覺來到李家村，巧言花語來騙她，敢保他兩家能成親。（叫門）開門來！

- 娘：（內應上）你劉乾媽來了，乍快回來坐，乍坐下坐下。
- 媒：鳳英那搭去了？
- 娘：唉，真個——鳳英！鳳英！你乾媽來了，把煙拿得來。
- 鳳：（拿煙上）……
- 媒：（看英）幾年不見，就長這大了。鳳英多大了？
- 娘：十八啦（對英）快給你乾媽做飯去。（鳳英下）
- 媒：不用麻煩啦！
- 娘：快做飯去，你乾媽，你今天來有什麼事來？
- 媒：唉！你乾媽還不知道來，媒婆上門，喜氣臨門。我心裏有個話，不知你愿意不愿意，窩在心裏笑在臉上。
- 娘：不惱嘛，你乾媽乍說。
- 媒：鳳英也大了，我乍給說下個人家，不知道他你給也不給？
- 娘：你乾媽，鳳英還小來，看人家對勢（6）個咱商量，對勢就給了，
- 媒：你要什麼人家來？要城裏人，要鄉下人，要受苦人（7）要生意人？還是要唸書人來？
- 娘：不管他生意人唸書人，一輩子受不着（8）就算了。
- 媒：我邇刻可給說一個好人家，不但是受不着，還要穿穿綢子換緞子，轎上來馬上去，一輩子享不盡的福。
- 娘：你說得倒是誰家來？
- 媒：你乾媽你猜。

- 娘：世上的人多來嘛，我就猜着啦，你說遠也不遠？
- 媒：也不遠，
- 娘：近不近？
- 媒：也不近。
- 娘：究竟是誰來？
- 媒：你乾媽，聽我說來：（唱，道情，十字調）（9）上川裏有一個花花大村，那村裏他本是頭一個門庭。（過門，娘問「他有多少田地？」）講田地他也有二百多垧，論牲畜。他也是牛馬成群。（娘問：「他家有多少？」）怎麼個門庭？」）論地方，他也有地窖三層，論銀錢他也是百萬有零。（娘問：「這家人品好不好？」）論公婆，他從過菩薩佛心，論女婿，也賽過唐朝羅成。這樣的好人家實在難尋，敢保你給了他樣樣稱心。（娘問：「到底是誰來？」）不是張，不是李（鳳英上送茶）也不姓王，就是那杜家坪的杜百萬家。
- 娘：噢，你說的就是那個杜家坪的杜百萬家，那個兒子我曉得了，那樣的人品誰家喜歡來？
- 媒：爲的過光景好，人家家裡可是富足來。
- 娘：還不是個敗財主。
- 媒：你看你乾媽，船爛了還有三千釘子來嘛，再怎樣也門臉當，戶協對，金挑和（10）不浪擔脊背，人家還罷不遜自己？
- 娘：噢，可是他家這麼大的個財主，我家就要多得多些財禮來。
- 媒：你乾媽看要多少？
- 娘：不要他三百萬也要他二百萬。
- 媒：噢，你乾媽，女子身上發不了財，可有一百五，六十萬就可以了吧！
- 娘：以後緊着說嘛。
- 媒：那你乾媽坐着，我走去了。
- 娘：你乾媽吃飯來，



- 媒：咱不吃了，再來時吃。（媒婆下）
- 娘：你乾媽再來。（娘回，鳳英上）鳳英，你聽我給你說，你也是這麼大了，長大的女子喂肥的豬，到了出門的時候就要出門來，湊這個機會，劉媒婆也說把你給了杜家。
- 英：杜家那樣的人我是不愿意去。
- 娘：憨娃娃，這樣好的人家你還不愿意去？
- 英：媽，那杜家人家你別誇了，誰還不知道！
- 娘：你知道你給我說！——
- 英：唉，（唱，平調）叫一聲母親聽兒講，杜家不是務正的人。吃喝嫖賭樣樣幹，萬貫家財也有完。你把那孩兒許給他，好把孩兒往河裏填。
- 娘：（唱，前調）鳳英哪講話太糊塗，這樣的人家不喜歡，人生在世爲吃穿，杜家的富貴享不完。
- 英：（唱，前調）母親的眼光要放遠，有了人就有錢，把孩兒許給個務正人，就是喝冷水不埋怨。
- 娘：你真不愿意到杜家去？
- 英：媽，我真個不愿去。
- 娘：你不愿意去？倒由你啦，你道想上天呀！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快回去餵豆芽去。（母，女下）
- 杜：（快板）青織瓜殼，六片瓦（11）身上又穿黑褂褂，白銅煙袋白又白，香羊皮短布袋綿又綿。機器鏡子，硬襪襪，圓口鞋踏到根。這些富貴通不表，還給我說個好老婆。
- （白），我杜百萬，人家都叫我杜財主。驢馬成群，牛羊滿圈，一輩子享受不盡的榮華，可是我那沒福的婆姨早早就死啦，哼！你死就死嘛，還是崖上的泥給去了一層又一層！死你個老的，換你個新的；死你個醜的，換一個俊的。前來月剛剛把我婆姨埋了，我就找那個劉媒婆來，叫她給我說李家村上的李友三家那女子。怎麼劉媒婆兩三天還不回話，把人等得不耐

叫我出門蹇蹇一蹇。

媒：（平調）剛才出了李家門，我要給杜家報喜訊：三翹翹並成兩步行，不覺來到杜家門。

杜：啊！是你端，劉嫂子午回窩裏坐，真把人等得不耐煩了。午坐下，你給我說的婚事有成像沒有成像？（12）

媒：唉（唱，十字調）杜掌櫃的你坐下聽我說，你的親事有成勞。  
（杜：「你去，他怎樣問你來，怎樣說來？」）我把你的家業對他說，他家一滿知道了。（杜：「他知道怎麼樣？到底給也不給？」）她媽媽滿口應承下，恐怕那財禮要變化。（杜：「只要給的話，錢倒沒關係。」）（唱）二百斤的財禮，八個斗，還有兩個毛市布。（杜：「再有什麼？說啦！」）兩身衣裳不用說，還要一對銀手鐲。（杜：「再要什麼沒？」）挑牙籤，金籠子，所有的規矩都有着。

杜：這些規矩都有着，都有着，就是這財禮不能少個三十萬，二十萬？

媒：說到跟前，少個十萬八萬也沒要緊。

杜：我花了這些財禮，貨色是個歪是個好，吃開吃不開；能看呀不能看？

媒：看倒是能看來嗎，我看是不要看。女子保管好，你看人家不看你，看了怕出變故。

杜：對，不看就不看，劉嫂子你說好就好，我就依附給你，我們多會訂親可好？

媒：熱親，熱親，越快越穩。明天早就把財禮給她交了，事情就沒變故。

杜：那麼我就把這些東西交附給你，你就去辦去。

媒：那好，那好！（杜交財禮）我就走了。

杜：劉嫂子你吃上個飯再走蹇，你連我的一口水也不喝？

媒：現在時候不早了，以後有吃你的日子來。

- 社：對對，事情成了，我要好好相謝你一下。（下）  
有錢買得鬼推磨，還愁我沒有花老婆？（再唱着合乎他的身份的小調下）
- 媒：（上，唱道情平調）婆子出門好高興，手拿財禮往前行，這回到了李家村，管保兩家把親成。只要他親事成了功，三十萬大洋賺手中，行步兒來在大門外，你乾媽快快把門開。（敲門）開門，開門！
- 娘：（上）誰呀，誰呀？
- 媒：我，快快開門。
- 娘：你乾媽，快快回來，坐下，坐下！
- 媒：你乾媽，親事成了，今日就為迎親的日子，這些財禮都請你收下。
- 娘：你倒把給說多少財禮？
- 媒：人家只給一百五十萬，我給說了一百七十萬。
- 娘：那麼我就老老實實收下啦！
- 英：（跑上）媽媽，你要收下這禮物，我就活着不進他家門。
- 媒：唉！娃娃，你愁着來，這樣的人家你打上帶籠也找不上。
- 英：（唱，十字調）唉！罵一聲媒婆子你心太殘，你三番五次把我纏，我的娘見錢黑了心，你把我推下灣灘坑。
- 媒：你乾媽，親事就這樣成了，鳳英你好好的勸她，我忙着來，我回呀。
- 英：（轉哭腔）我娘好比閻王爺，媒婆子好比勾命鬼，賣上女子能養了你，我今天死在你家裏。（碰頭）
- 娘：（喊叫）快救人！快救人！（從上）
- 娃娃，婆姨：鳳英不取這個，有甚話慢慢說（解救不開）快叫鄉長去（娃娃下）
- 鄉長：這是怎麼回事？
- 隣家女人：鄉長你不知道，就是杜百萬足四十的人啦，就打發上劉媒

婆子，早一回，晚一回帶上財禮，要把人家十幾歲的女子給他問給，女子不願意去就碰頭尋死來嘛！今天不是我們看作下個不相干。（13）

鄉：劉媒婆那裏了？

隣女：剛走了。

衆人：攆去，把劉媒婆抓回來。

鄉：對，五四你去，

衆人：我也去，杜百萬也抓來。（衆人中，幾個入下）

鄉：人要緊，看緊命着不緊命？

（衆人拉劉媒婆杜百萬上場）

五四等；鄉長，鄉長，人都拉來了。

（送英下）

鄉長：對，（向媒）劉媒婆你還傢伙一天起來就不幹正事，說媒我們政府當然不反對，可是你不該違犯法令呀？

媒：鄉長，自古常言說一處媒頂修一處廟來，不過這事情是我做下對，男的錯，就錯下了，過就過下了，看鄉長怎樣處理。

鄉長：（唱平調）劉媒婆作事不合理，你說媒大家都不能把你來反對，男大女小怎能配，鳳英那娃娃不同意，你不該把她來強迫，迫下人命誰擔起？（對杜）杜百萬聽心裏，自古道人老不收少年妻，你知不知，這樣的買賣婚姻使不的。（對娘）李老婆心不明，一見大洋親生女就不心痛，你不管活人不活人，好比你把她推下火坑，想叫她活命萬不能。

娘：好鄉長來，我這老腦筋一時沒轉，就作下這麻煩事情，險乎（14）把我女子的命送了。邇刻咱解下了，這醜東西我也不要了，快拿回去，（擲地下）

人：不讓她拿走沒收它。

鄉：衆人不要吵，我的意見大家同意不同意。婚姻不準成財禮，拿出二十萬做養傷費，下餘的大家看怎樣？

衆人：下餘沒收今年鬧秧歌。

鄉：唉，鬧秧歌咱有鬧秧歌錢，

衆人：一定沒收。

鄉：衆人意見一定是這樣子，這這樣子好了（向左）看你們有什麼意見。

杜：沒意見。

鄉：好，就是這樣子，你們財禮錢是多少？

娘：一百七十萬財禮，連布還有零碎的都在這裏。

杜：唉！我出的是二百萬嘛！

衆人：又是媒婆子吃了，趕快吐出來！（媒婆拿出來）

衆人：好，事情就是這樣解決了，以後不敢再買賣婚姻。（衆下）

朱彥記錄，四五年春

【註】

- 1，「你乾媽」——一般年長的人稱呼異姓及無親屬關係的老婆子，均作「你乾媽」
- 2，「醉大馬虎」——醉酒狀，
- 3，「遙刻」——現在
- 4，「夜天」——昨天
- 5，「相謝」——此處作名詞用。指酬勞品，
- 6，「對勢」——合得來，
- 7，「受苦人」——陝北人稱種地人為「受苦人」，
- 8，「受不音」——受不了罪，
- 9，「道情」——流行在陝北的地方戲。「十字調」「平調」均爲其中的調子。
- 10，「金桃砵不浪騰脊背」比喻正合適。金桃砵爲玉蜀黍，不浪爲去了顆粒的棒。脊，陝北人讀「則」。
- 11，「青緞瓜殼六片瓦」——形容帽子，
- 12，「成像」——成色

13，「看作下個不相干」——看闖出個亂子來。

14，「險乎」——差一點。

本劇所用曲調亦爲興北道情，見【小婿娶】

## 離 婚

艾福元。劉海生等

人物：劉老漢，劉老婆，劉海生，（劉老漢之子），艾老漢，艾老婆，艾秀枝（艾女，劉海生妻）

鄉長，憨女婿，新娘婦。

艾秀枝：（慢西京）我今年十七八，直這麼不好活；

我的那不好生活，對誰說。

我的那女婿死纏纏（1）

叫他睡他不睡，看這個氣不氣。

我的那男人不掙氣。

不給我吃，不給我穿，我對鄉長談一談，

（打門）鄉長在不？

鄉長：你爲甚？大摸（2）又爲家裏的事。

艾秀枝：兩坨梁子一絡夾，沒說頭，主要是要離婚，吃不給，穿不給，胡尖薄啦！

鄉長：一個人打官司永輸不了，還是要見你家裏的面了！

秀枝：鄉長你不信的話，三個窟窿六隻眼，不信你調查去！

鄉：你乍回去，我就來！

秀枝：你這回可要來啦！

鄉：（唱鋼調）鄉政的工作實在忙，一切的工作要我作。今天去到那劉家裏；

要把官司評斷一下，急急忙忙來把路趕，不覺得來到了他家門前。

（白）開門來！（劉老漢，劉婆，海生出）

劉漢：鄉長來了快回家坐一坐。

鄉：你們又爲甚打鬧？（3）

劉漢：爲甚？乍叫我們那媳婦子說。

秀枝：端來直道（4）的說，主要是離婚，他們家真不給吃，不給穿，尋打，尋罵，又嫌我走的不對，吃的不對，穿的不對。

鄉：你們好好在一搭裏活一家人，不要失和。

海生：那（5）不給我活我還給那活啦！那嫌我啦。我還嫌那啦？給那稱下棉花不紡，扯下布不縫，六月里割麥子時，她叫我在鍋頭睡，屬九時那到鍋頭睡，我在前炕，挨也不敢挨！

劉婆：穿上緊那吃上緊那，半夜那倒串走了（6）留下我們小子個人睡着，那嫌我們小子醜了。

劉漢：我們的兒是個憨氣些，受苦漢，那想尋一個念書的漂亮的，那看不下我的兒鄉長你說就這條件能離婚了！

鄉：照我的調查和他們說一樣，這是你有過了，你乍好好和一家人，你好好做，他們永不嫌你，女婿是個好女婿，假如邊區像你這個樣，那咱邊區婚姻就垮了。不行，不要離了。我還有事要趕緊回！（鄉下）

秀枝：你有事你回去，我們常就這個。

劉婆：你乍往回走，揚名掃姓還打到這做甚。

劉漢：你乍往回走，還淨下什麼有理的啦！

秀枝：我回去就回去，我活不得出，去死也得出呀！我到你們家裏活



不成了，我乍死也要到娘家去，死也要看一下我媽我帶裏啦？

劉漢：半夜三更串門子，我老漢前黑地拾糞去，見那和一個後生大（7）把我的包包給我找來，

海生：（一掙）拿的去，你就這個家當！

劉漢：叫海生送去，

秀枝：我不要，嫌害羞啦！

劉漢：叫老漢送去，

秀枝：那個我也不要送！

劉漢：我跟你去。

秀枝：誰也不要送，我這些狼還能把我吃了？把我吃了我乍罪滿了！

劉漢：走！咋都回！害的咱張也不要張！（8）（都下）

秀枝：（唱）爲人處得年青人，不好活做些惡小事，走得那緊來，走得快，轉步來在娘家門前，（西京）。（打開）媽！開門！

艾婆：噢！你咋家這陣（9）來了？

秀枝：唉！……

艾婆：那不又是餓氣啦！

艾漢：保險是餓氣啦，揚名辱眼的，老子的媳背哭（10）你給我爬回去！

秀枝：（唱）（信天游）叫一聲媽媽你聽我說，我和我那男人永世活不成，

艾漢：倒你孫子的運吧！不要丟人啦！

秀枝：（唱）（信天游）叫一聲大人你聽我說，我的主意要你給我做。

艾漢：老子張也不張你，倒你孫子的運。

艾婆：我曉得你貧的不親。

秀枝：（唱）（信天游）漂亮的女兒娶的醜陋夫，

只要人家財禮大，你就把我許給他。

艾婆：就是了，養下的身子，還養下你的心啦，就是啦，舊事已成，

我那時給人家送了，不管咋家回去吃飯去！

秀枝：爾們倆個上吃飯啦！你送我回，不送我回了我就見你這一面。

艾婆：你要送了，你老驢騎的不送去叫風回去作下陪事怎辦呀！午送去！

艾婆：咱倆個都去，我一個不去丟人啦！

艾婆：咱弄不丟人就罷吧！（路上時起時一兩句，到，開門）

劉漢：啊！親家你來了？！

艾婆：來了嗎！還不來呀！

海生：你們將來就這？這是尋事來了做甚啦！你們是想賣的吃啦？

艾婆：你老驢騎！我們女子怎啦？就打發那一個人回來，兩個的時勢你老放心了？三歲的也該打發上一個，你就放心啦！

劉漢：親家！無不要，不是我們不送！

劉漢：那條我們跟上不利酒（11）

秀枝：我嫌不利酒，跟上我嫌背興！

劉漢：赤肚子穿紅鞋起人不識羞人家都睡得了。

艾婆：親家！這話這道說了，好狗不咬上門親，你不嫌背興！

劉漢：親家！你說你的女子好不好？是好你就說！

艾婆：我女子有甚好哇！

劉漢：（氣極）對！你不說好哇我就說壞哇呀！

艾婆：我那女子怎啦！作下賤啦，嫁下漢啦？米布袋出啦？麵袋香眼。（13）

秀枝：你老驢騎的放屁沒放成，這些屁你灘裏放呀！這來弄不成，到咱區上去。

艾婆：咱到區上去，

劉漢：鄉上也罷了，咱到區上走，縣上，專署，邊區政府不頂事，咱走，（到區上）

秀枝：區長在了下？

區長：這三個一群，五個一夥，這又是做甚啦？

秀枝：做海啦！離婚嘛！你想情嗎三個一群五個一夥作甚啦？

區長：誰是原告？

秀枝：我說是！

區長：那你說。

秀枝：那些吃不給吃，穿不給穿，又嫌我走的不對，又嫌我樂的不對，真的不對，那些嫌我給人家拉話啦，區長你想年青人還能在流汗場一滿不消停就生知了？（14）

區長：你再有說的沒？

秀枝：沒說的啦，我主要的是離婚。

區長：乍你說（指海生）

海生：我說甚啦，那欺侮我，那是嫌我勤又是嫌我慇懃和我離婚，我不說的話偏我聽啦，給那稱的棉花不紡，扯的布有縫，六月裏挽麥子時叫我割鍋頭睡，隔九時那到鍋頭睡，我在前流汗於不也叫換。

劉漢：爲甚？我們爲甚養？的兒不好，兒就慇懃，這是我的兒，這是我老婆，這是我親家。

艾婆：誰和你親家？

劉漢：啊！親家也不跟我親家啦！我那兒是個受苦人，我那媳婦子看不下，要離婚啦，那要等一個漂亮的，就這個能離婚啦？再有我還有一個意見，咱邊區離婚有條件啦，還是隨便就離了？

區長：當然有條件啦！

劉漢：噢！我老漢想也有條件，不能個沒條件。

艾婆：離婚的一層了，又不是我那女子一個，吃不給吃，穿不給穿，又是走的不是……我那女子穿的還是我賠的！紅襖！

劉婆：那是你賠的？！那是我們做的，哈！區長！你看那穿的是甚，我們穿的是甚？紅不楞冬的。

秀枝：我穿的甚，你們不給我穿，這是我的媽給我做的，我再沒有還穿紅襖？

區長：主要的是區上現在希望你們好好和一家。

秀枝：和是和不成，死也是個出。

兩親家都說：弄不成了，咱離婚離媽的！

區長：離婚是要有很多條件，第一兩家都妨碍生活，第二不給吃不給穿尋打尋罵，第三要夫家願意，妻家願意，兩相情願，才能離婚。

秀枝：我願意。

海生：弄不成，聽他媽×的看貼頭多少？

劉漢：哈！我老漢爲這媳婦子可開出力了，地也賣了幾畝，離婚起波拉五百硬洋誰能不成。

艾漢：我連五塊也沒的。

艾婆：挨下個用就得貼，我貼下二百。

秀枝：只要離婚，媽！就貼上五百也行。

海生：那五百，只要離婚那六百也能撐下呀！

艾婆：放你的屁！

區長：看這情形，你們都同意。

衆：同意啦！

區長：這錢娘家貼下二百。

秀枝：區長你給我劃下個離婚證。（區長問兩人午給住址）

區長：劃！你們咱回。

艾漢、艾婆、秀枝：（唱對調）爾們的世事真光榮，男女不對能離婚。

我爲了離婚下了決心，一直到了今天才能離婚。

離婚容易結婚難，以後要尋個好女婿。（下）

（劉漢，劉婆，海生上）

劉漢：海生，老婆，咱的包袱（16）往那裏裝呀！

劉婆：我到處跑動的給他攪呀（17）

劉漢：咱把冒眼抬（18）裏去。

（齊唱信天游）咱那個仇人無呀良心，半路鄧江山離心我們。

離婚了的容易結婚難，有一家好處有一家難。

劉漢：老婆！咱海生的婆姨攪了不？

海生：大！你不要怕，我當光棍着咧！

劉漢：海生，不要怕，老子把地賣完了也給我們的子孫一婆姨

（下）

海生：（上）咳！前兒才離婚，今兒倒給說來了，這是我們兩個

看下意願的，我明兒就要結呀！今兒快攪些東西去。（下）

（劉婆與新媳上，搯紡車唱「劉志丹」調）

正月裏來二十三，手拿上紡車吐鹿鹿轉，小米子騰下擔二三，不慫吃來不慫穿，真是不困難。

二月裏好春風，公家計劃把線子紡，棉花規定加一兩，紡成特級質量高，婦女們要提高。（坐下紡線）

海生：媽！我要是果去，你看要置備些糖呀？

劉婆：沒有什辦法，就是制上些單花，你這媳婦能紡，不憐那舊根

（19）搗蛋貨。

新媳：揀好的制上些。

劉漢：好的稱四五斤，歹的稱二三斤。

海生：（出門唱調）我結婚這婆姨喜在心，更比那頭一個還十分。

全家的老少喜洋洋，我們的光景又有辦法。

（白）咳！人心快樂了，滿沒走一時就到橋上了，舊根那孫子婆姨，且他的我趕一回集可費勁的多哇！（下）

新媳：（唱）剛圓的婚姻由自己，自由結婚沒毛病，世事圓缺的很，從前的禮法太古董（20），男婚女嫁禮法都由老人，實在難受的很。

海生：（回唱）我今天去趕集稱些棉花，這棉花上了塊七八，我結婚那婆姨十七八，又能那織來又能紡，一天那能紡半斤花，織布

能做三兩丈，我的那光景有辦法。

（白）復作好了沒？

劉婆：還沒作來！

（幫她與婆爭去）

劉婆：你紡的款，你！紡着我做去（下）

新媳：你今生上見我哥噠沒？

海生：我見噠！

新媳：沒叫你說正月到那些家裏去？

海生：說來了！我明天初二就要在咱清寒鬧秧歌，還不是個不上去。

新媳：乍看你穿的那衣裳做個甚？

海生：你也不曉得我當那裏受苦的，稱下棉花不給紡，扯下布不給縫，我這個穿上的，兩個過年時的連頭襖子連頭褲子。

新媳：那麼你就別操心搓花捲，我給咱操心紡，你看天暖了乍要穿的甚衣服？

海生：你乍看嗎！你給我縫個甚我就穿個甚，我還……：

新媳：我在七月十一到舍山上看戲去，戲場上見人家年青後生穿二藍布衫二藍布白襯衫可好噠！

海生：我就愛穿那號衣裳。

新媳：你多麼乍要穿個甚？

海生：你乍看嗎！

新媳：我專門戶看上人家穿二藍襖二藍褲可見好噠！我給你也縫那一身。

海生：那年好嗎！你給我縫的我就穿！

新媳：棉花今多少錢價的？

海生：塊七八。

新媳：棉花塊七八，我今年十七八。

海生：噯！你沒個說上的噠！

新媳：乍不噠叫人給你說個甚？

海生：我今兒買了三個饅頭，我吃了一個。給媽一個再給你吃上個  
（或是兩個）。

劉婆：海生家咋吃飯來，飯熟啦！

海生：走！咱仝回去吃飯去！（下）

王二：（上白）我王二平日二流赤打（12），就是長的漂亮些，今日  
給那憨小子婆姨頂香（22）去了，大莫是看對了，我把那迷定  
了，趕緊給憨小子說去，明兒就結婚，管保他美美的請我吃上  
頓。（下）

憨小：啊！他娘叫我送他坐娘家去了！

秀枝：（白）咳！爲人再不要聽人，人處的個年青了做儲事，你乍說  
我那渾頭一個漢（23）本來人家可以，聽上人家閑言人遞行的聽聽  
了（23）乍看我兩個尋下的憨漢！你看這難受不？背興上？  
（唱慢西京）叫天天高，叫地地厚；

人不能傷人，天理不容。

憨漢：你媽在哪啦，我餓啦！

秀枝：孫子的！看！這背興的！

憨漢：（唱）南風斯流流吹  
……………（大舌子）

秀枝：（唱）我可恨我的命，  
我給誰那背背。

憨漢：（唱）撈工人兒誰……………  
……………

（白）你媽在那裏？

秀枝：（唱）可恨了的媒人，  
把我陷害泥坑！

憨漢：（唱）三月裡桃花開，  
我那婆姨穿紅洋綉鞋，  
紅氍毹，綠褲帶，

愛的我齧裂開！

秀枝：（唱）離婚容易，結婚難，  
尋上個憨漢難上難！

憨漢：你媽在那裏嗎！我餓的撐不定啦！  
（婆姨給那一塊餅就不言語了）

（所有人上唱）（詞調）

爲人那再不嫌貧愛富，  
嫌貧愛富不頂事，  
離婚那容易結婚難。  
叫一聲同志們都來聽：  
以後那再不要搞些離婚，  
這樣子能够大家安生。

——完——

本劇所用曲調爲「柳林調」曲譜見第一二集各劇。

【註】

- 1 「死纏誰」——不攪錢，無用的人。
- 2 「大搜」——大約。
- 3 「打鬧」——爭吵或打。
- 4 「端來直道」——痛痛快快，明白一點說。
- 5 「那」——她，有時作他。
- 6 「那個車走了」——她倒出去車門去了。
- 7 「大」——父親。
- 8 「張也不要張」——理也不要理。
- 9 「這陣」——這會兒。
- 10 「背興」——倒霉。
- 11 「利瀆」——乾淨，痛快。
- 12 「赤肚子穿紅鞋，趕大不識羞」——光屁股穿紅鞋，等大了也不知道害羞。



- 13 「見那和一個後生齊跟」——看見她和一個年青的跟在一塊。
- 14 「在炕圪塆一滿不言傳就生定了？」——在炕角裏不說一句話就能坐住啦？圪塆——角落，一滿——總共，所有，一切。生——住，坐，待。
- 15 「挽麥子」——收麥子，陝北人有時用手拔，謂「挽」。
- 16 「肩眼」——指臉。
- 17 「攪」——讀「亂」，尋找。
- 18 「拾」——此處作「藏」字解。
- 19 「齋棍」——以前，過去。
- 20 「古董」——此處作奇怪，不合理。
- 21 「二流來打」——形容二流子（好吃懶做的人）不正經，遊手好閑。
- 22 「……婆姨頂香」——婆姨，媳婦。頂香，不解。
- 23 「坐娘家」——住娘家。
- 24 「做賠事」——做壞事。
- 25 「漢」——丈夫。
- 26 「叫上人家閑人遞打的離婚了」——聽上人家閑人的話（或搗亂）弄的離婚了。

## 算 卦

黃潤奇 集體創作

人物：王神仙（半老頭）

嫂子

姑子

王神仙：（快板）我是個算卦先生，每天得上供人，假如有人算卦，先打他們口風，遇見女子算婚姻遇見婆娘算兒女，遇見男人算財帛，算就月亮他在天上，九龍口上出星尚，三宮六院有皇娘，一斤棉花十六兩，女娃子長大變婆娘，羊羔他大是馱羊，黑鷄下個白鷄蛋，看我先生靈驗不靈驗，清早起來，卦攤擺去門外頭，只盼今天運氣順，碰上幾個胡塗人。（白）：我姓王，人家把我叫王神仙，大家都來算卦來。（把卦攤擺好，放上一筒，三里八錢）

女：（唱）：正在房中紡線線，忽聽鑼鼓鬧宣天，叫聲嫂沒怠慢，出門去把『社火』（1）看。

嫂：（唱）忽聽妹妹喚一聲，急急忙忙出了門，妹妹喚我因何情，你給我說分明。

女：（唱）叫聲嫂嫂聽我言，咱們去把社火看，出得門來用目睜，街上人家鬧烘烘。

嫂：出了門往前走，不覺來到大街中，叫聲妹妹你來看，算卦先生在那邊。

（白）：妹妹你看那是個算卦先生，咱們兩個去算一卦走。

妹：那是個哄人的。

嫂：人家常說那是個王神仙嘛。

妹：你不信那哄人，咱們兩個把他試過（2）一下

嫂：怎試呀？

妹：咱們不要給他說實話，你就說我哥出了門做生意未在家看幾時回來家。

嫂：那你哪？

妹：我就說我算兒女咧。

嫂：那你是個女子嘛。

妹：那我把毛簽子（3）挽起來，（毛簽挽起）

嫂：先生，你給我兩算一卦。

王：我早就算着今天來個貴人，你們剛我看有……哩，（問嫂）你算甚咧？

嫂：我們男人出了門沒在家。

王：做甚去了？

嫂：做生意。

王：去了多少時咧。

嫂：走了日子很多，還不知叫頭固份子拉走咧還在咧。

王：聽說那邊經常收沒人的貨拉人咧，你先搖上一卦。

王：（指着麻錢算起來，）乾坎艮震巽離坤。

（平拱）大安，留連，速喜，赤口，小吉，空亡。

大安留連四季昌，求財保安康。

你這卦好得很，今兒明兒，後日就回來咧，一定能剩下些錢，

生意還好，你這卦好得很，（問女）你算甚咧？

女：算兒女咧

王：你今年幾歲了？

女：十九了。

王：你是個屬兔的吧。

女：對着咧。

王：（拉手）正蛇，二鼠，三牛，四虎，五兔，六狗，七豬，八馬，九羊頭，看你今年得喜就在八九月哩。

女：（唱）叫聲先生你胡說，我本來是個女娃娃，我連婆婆家沒尋下，你胡說八道算什麼。

王：我不要錢了，你去，（問嫂）你把錢給了。

嫂：（唱）叫一聲先生你把人認真，我們丈夫在家中，人家說你常常哄人，到今一看果然真。

王：我哄人不哄人，我指這吃飯咧，你把錢給咧，你儂得很咧，我到你家坐着吃去。

女：你儂的很咧，我叫鄉長去咧。

王：你叫鄉長做甚咧？

女：叫鄉長來要你轉變咧。

王：我不轉變，遇下了你們兩個猴棒子（4），我不要錢，你們去。

嫂：非叫你轉變不行，你還想哄人！

王：去去，不要錢就對咧，算了卦不要卦錢你還要賠子老命不成。

嫂：不行，非叫你轉變不行，你儂得很，還是與叫鄉長去。

王：你不要叫鄉長咧，我乍轉變咧。

嫂：今年開民辦小學，你教個學，種個棉花，連生產帶教學，這不是好多

王：那就對了，你們去。

嫂：那不行，你把哄人的事給大家說一下，要不說，我去叫鄉長

去。

王：對，我給你說：（唱崑調）

叫一幫大家你們聽，我們這算卦根本哄人，我勸你們再不要算卦，誰算卦誰是個胡塗人，自給那個起碼不算卦，如若我再算卦衆人批評。

（白）：我不好，我這就再不算卦了，（把卦筒一起拋掉）今天吃了這套門寶溝子貨，再不做這活了！我這教學去。

錢：價。那就好，你乍轉變了，你在，我們兩個看社火去。

——完—— （下）

【註】

- 1 「社火」——即秧歌，陝甘寧邊區南部隴東慶中一帶稱「社火」
- 2 「試達」——試驗
- 3 「毛羔子」——未婚女人所蓄之髮
- 4 「猴棒子」罵人話

## 釘 缸

王家山 王保賢

### 說 明

此劇原為舊秧歌，北方各省都極流行，俗稱「王大娘補缸」，原來內容為婦女補缸之事。赤水驛馬關王家山村王保賢借用其形式改編，變成新內容的新秧歌。

### 本 文

釘缸匠：（唱）家住河南許州府，前年拔丁當了軍，領了團長的命令，去到邊區做活動，不像一個軍人樣，打扮好像個釘缸匠，人是實心定慮，偷偷摸摸進邊區，組織暗殺下毒藥，要把邊區搞盡糕，人人都說邊區好，弄它個七零八落，大街不走小巷串，呱喝一聲釘缸勁！……

王大娘：（唱）王大娘來在廚房，急聽門外響叮噠，大步子走來小步子行，不覺來在大門口，雙手推開門兩扇，原來是個丁丁匠，釘一個缸兒要多錢，丁丁匠講來婆姨聽。

釘：（唱）不要你多來不要你少，只要法幣四百元。

王：（唱）四百元來那太多，給你遞幣一千四。

釘：（唱）給下遞幣我不要，遞幣沒有法幣好。

王：（白）你可別胡說，咱們遞幣可吃的開呢，在咱邊區遞幣到處

都能通行。

釘：你們這些家知道個啥，你仔細着咧，邊幣邊幣，邊幣像那鬼票票一窮，連鬼都不使喚的票子你們就拿來用。

王：你知道啥？有了邊幣啥貨都能買來，邊幣到處都能使用。

釘：自古到今只有個中央票，那有什麼邊幣。

王：到咱邊區你可不敢胡說。你給我拿缸去吧。

釘：（唱）王大娘來帶路。

釘：丁丁匠後面緊隨跟。

王：進了大門進二門。

釘：一下進在門裏頭。

王：王大娘來進廚房。

釘：攙攙前頭開門上。

王：進門先拾那龍菜缸。

釘：丁丁匠與你幫幫忙。

王：這是我那個龍菜缸，這是我那個掛麵盆。（拾缸釘缸）

王：你好好釘，不能叫日鬼。

釘：呵！保險着呢，呵！你們這住的誰的隊伍？

王：咱們這住的八路軍。

釘：聚着有多少？

王：我也摸不清有多少。看起來總是老多的咧。

釘：對你們好不好？

王：對咱們百姓就像一家人一樣，可和氣呢？

釘：他們來不來這裏？

王：咱們八路軍可親短得很，平常不到老百姓家裏來。

釘：你們的相聯保主任？呵！不是，你們的鄉長是誰？

王：我們的鄉長就是外（2）北門外的×××，還有一個副鄉長叫×××

釘：你們這茶吃的是什麼水？井底的水？泉水？還是井水？

王：（警覺）啥？你問我們吃的水？噢……我們都是吃的井水（釘點頭）

釘：缸釘好了，你把缸拿回去，把錢給我，天不早咧，我還要走些！

王：天黑了，你可就在這裏住一晚吧！

釘：這地方不保險吧？

王：保險着咧，這連陰人也不來。

釘：你們男人呢？

王：我男人參加八路軍了。

釘：就是你一個人噢？

王：噢！就是我一個人。

釘：公家也在這不來噢？

王：不來！

釘：好好，我就住一晚上。

王：那你到里窩裏歇歇，我給你做飯去，（送釘坐下）

田：咳，我家裏來個釘缸的，他問咱是鬼票子，不要咱的邊幣，又問咱八路軍情形，又問鄉長是誰，又問咱吃的井水泉水，我看這人鬼頭鬼腦的不像個好人，好像是特務份子，我去給鄉長報告一下，鄉長！鄉長！

鄉長：（內應）王大娘叫我有啥事？

王：我家來了個釘缸的，說咱邊幣不好，問咱八路軍，問咱鄉長，又問咱吃泉水還是井水，這人鬼頭鬼腦好像不是個正經人。

鄉長：那吓，怕不正經，現在在你家裏嗎？

王：我叫他站下啦，你快來。

鄉：對，我叫兩個自衛軍就來，噢誰放哨着咧，來兩個人。

（鄉長帶自衛軍上，王引到家裏）

王：釘缸的。

釘：呵！飯做好了呀。



王：做好了，出來吃飯咧。

（釘出，見王害怕）

鄉：不要怕，咱們這裏靠邊境，經常有人來咱邊區擾亂，所以來一個生人我們都要檢查一下，只要是好人就沒有啥關係。

（自衛軍檢查釘全身）

自衛軍：鄉長，沒有什麼？

鄉：呵！你的擔子在什麼地方？

釘：在口外窰裏咧，我自己去擔去（搶着自己進去），（鄉長使眼色，叫自衛軍跟進去，釘沒辦法，硬著頭皮把擔子挑出來）（鄉長檢查擔子，釘時時想找機會溜走，叫自衛軍擋住。）

鄉：這紙包裹包的是什麼東西？

釘：那是藥麵麵，治肚子痛的。

鄉：你還會看病咧？

釘：不是，那是醫院給下我的。

（鄉長再檢查另一頭）

鄉：大家看，這是枝小「八管子」，你們說他是個幹啥的。

釘：（害怕的說不出話來）這……這……

鄉：不要害怕，你說你這些東西幹啥？紙包包裏不是毒藥？你來邊區幹啥？誰叫你來的，只要你說老實話，咱們邊區寬大政策，也不會難為你的。

釘：嘆！這……這……唉

鄉：不要害怕，你說老實話，咱們不為難你。

釘：不會殺頭吧！

鄉：你說了實話，咱就寬大你。

釘：真的？

鄉：真的。

釘：唉！好鄉長咧，再別說了，俺河南災災害沒遭過，前年國民黨拔了又把我拔了去，團長要我扮成個丁丁匠，來邊區暗殺下毒

藥，破壞邊區共產黨八路軍，俺不願意幹就要把我老母親婆姨娃娃都殺了，這都是沒辦法呵。現在俺河南反正給國民黨丟完了，八路軍在那裏邊幹起來了，我也不想出邊區去了，共產黨能救咱，咱就這裏尋個事情做。

鄉：對，那咱先到鄉政府裏去，政府裏幫助你，給我找個事情幹，你要開荒給你尋套洞，借鋤頭，借種子，給你好好安頓④下，走！咱到政府裏去。

釘：咳，共產黨真好。

（齊唱『張丕謨鋤好』⑤的歌子）

- 一，準備好武器來搜查，準備好武器來搜查，咳咳咳咳咳，特務你鑽到那處咱們就搜到那處，咱們的力量大又大，咳！要把壞種連根拔。
- 二，磨明了矛子擦亮了刀，加緊檢查和放哨，咱邊區組織嚴密，特務你休想逃跑，咱們是幹啥的呀，還能讓你跑掉了，要把那特務稿乾淨，齊心把咱邊區保。

——完——

### 【註】

- 1「胡日鬼」——胡搞，胡搗亂。
- 2「外」——那
- 3「八音子」——一種土造手槍。
- 4「安頓」——安排
- 5「張丕謨鋤好」——一九四三年各藝制作之秧歌劇，反映反奸鬪爭。



# 秧歌劇選集

(三)

編者 張庚

出 發	版 行	者	東	北	書	店
			延吉 綏化 肇東 克山	富錦 湯原 安達 海倫	勃利 依蘭 集賢 望奎	鶴立 樺甸 拜泉 密山

印刷者 東北日報 第三廠

每册定價 元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再版 東安一〇〇〇〇



秧歌劇選集(三)

一九四七年七月 東安 10800

定價 元

